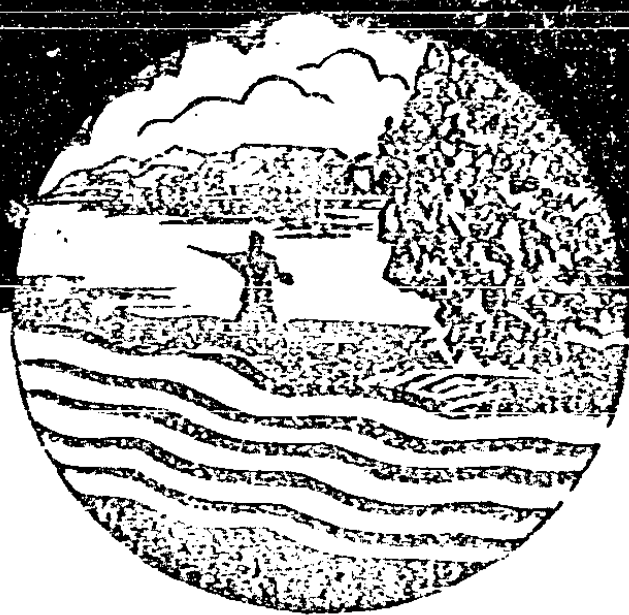


大 地 文 叢
中 篇 創 作 小 說
易 翠 著

杉 寮 村



大 地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大 地 文 叢

易 羣：
杉 寮 村

前 景

西方，風淳縣的釋迦隄底一千三百多公尺的主峯巍峨地矗立着，顯着嶙峋的峭壁的面目，如像一個在皺眉蹙額地苦思着什麼的老人。無數錯雜的，含有濃厚橫暴意味的山脈，從那龍鐘的老人底尖削的肩膀上急峻地，亂糟糟地奔流下來，帶着怒號的浩蕩的聲勢向東南衝去。漸漸地，緩緩地，山脈的浪濤平靜了：無力地起伏着，怠倦地爬行着，逡巡地流佈着，最後無聲無息地沉入韓江西岸的平原裏。那廣大的富饒的平原，協隨着那從北方蜿蜒地流瀉下來的韓江底雍容的步伐和熱情的歌唱，以緩緩的暗湧的姿態向南鋪展伸延。在平原底廣闊的胸膛上，泡沫似地浮凸起海陽，彩堂，巷埠，汕頭等無數繁盛的城市和鄉鎮，蠕動着五百萬富裕的優秀的人民。最後，平原盡頭了——牠變成蔚藍的南海的西岸底峭拔的崖岸。



就在這些綿密縱橫的山脈裏，隱藏着無數細小的村莊，生活着異常刻苦的「客家」人（註一）。雖然風淳縣在地理上是屬於朝州的部份，甚或這裏的客家男人們多少被「朝州人」（註二）那種經商的狂熱與勇敢所傳染，因而厭惡了婆婆媽媽的耕作，喜歡經營小本生意，甚至被激起和朝州人同樣的熱望與冒險心，帶着堅決的意志和美麗的憧憬，離親別井地到海外謀生去；但這兩個移民永遠有着很深的鴻溝：他們各自堅持着自己底朝州話或客家話；不管在地域上怎麼接近，他們始終墨守着自己對於廚房和廁坑底不同的建築方法；特別是客家的女人們，她們一貫地繼承着「客家婆」底勇武，刻苦，倔強，樸素的優良傳統，與及能夠獨立獨行的男子氣概。

這裏的客家人所以這麼偏促地隱藏在貧瘠的荒山裏的緣故，據說他們和廣東的北江

註一：散處於廣東的北江東江各地的一種移民，以刻苦耐勞及勇於進取著稱；因從北方流徙至廣東較遲，所以被先來者叫做「客家」。

註二：從福建省南部移徙過來，聚居於韓江下流各縣的一種移民，以嗜茶及善於經商著稱。

東江的客家人同樣：當他們底祖先爲着逃避災難的追逐，帶着沉重的心情踏進這肥美的富於寶藏的廣東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是來遲了。許多先來者們老早便把南海沿岸的饒沃的平原盤佔着了，只有那些綿延無盡的荒蠻的山野還剩棄着沒有人要。——在朝州，幾千年以前，朝州人便開始從河南遷移到福建，又從福建翻過了五嶺走進廣東來，吸收着韓江平原的豐富的滋養，漸漸地繁殖起來，微微似地散播着，而且渡過了浩闊的南海，蔓延在瓊州海峽的兩岸。及至四五百年以前，從嘉應州各縣分支出來的客家祖先又來了。他望着這片膏腴的土地感歎了一番之後，便默默地把他底窮賤的子孫們帶進被遺棄的荒山裏。

就這樣地，客家人以驚人的忍耐和毅力在荒山裏開拓着。經過了若干年月，終於在山脈平行或廻繞所構成的山岬或盆谷裏蓋起了房子；在高高的山坡上開出重重疊疊的梯田；巨大的岩石被鑿開了，變成一條一條石板橋臥在韓江底無數的激湍的支源上。人們在荆棘林裏活動着，揮舞着鋤頭鐵鍬；臉孔和手臂給刺傷了，但他們用手掌把溼溼的鮮

血措掉後，又重新掘着。於是叢叢的榛莽被掘除了，長長的黃褐色的山徑完成了；牠穿過了所有的峽谷，把許多大小的客家村都聯貫起來。——總之，他們曾經和山作過一番長久而激烈的鬥爭；但他們以智慧和血汗克服了牠：把許多曲綫的都掘成直綫，把許多立體的都剷為平面。

慢慢地，他們獲得了自給自足，不自覺地熄滅了對於平原的幻望與嫉忌，覺得山才是本來的東西，而平原不過是偶然的凹陷罷了。他們相信着，而且尊重着自己的勞動，不希求外人的憐憫。在他們底意識裏，沒有一切意外和倖取的幻想。每天喫的穿的，都是他們自己勞作的收穫物；即使是一粒三角麥，一條蕃薯那麼微小的東西。

他們在沒有人注意的山脈裏生活着，經過了悠久的歷史。

杉寮村是風淳縣極西的一個山村，牠躲藏在山脈縈迴的峇谷裏。在一個五百公尺高的坐北向南的箭豬崗底幽邃的山壑裏，韓江支流的水源沿着那些巨大的奇形怪狀的岩石底縫隙間潺潺地流瀉下來，漸漸地形成一條岩巉的山澗。激湍的水流在亂石底坑溝裏旋轉着，跳躍着，兇暴地撞擊着醜陋的巖石。隨着奔流的崖邊，築着三五間石室似的香粉房。那巨輪似的水車緩緩地旋轉着，發出啾啾呀呀的無休止的悲鳴。那聲音是這麼尖長幽婉，偷過了山澗底呼嘯聲，斷斷續續地彷彿在向山下的居民伸訴着牠底不息的勞動似的。那囂張的岩巉的山澗流落到山脚下，繞過一個從箭豬崗右肩伸出來的好像一隻長筒靴似的山坡，便完全平靜了，變成一條寬闊的澄清的石子河，在盤谷的中間橫貫着，養育着杉寮村底貧窮的人民。這河是清淺的。河床的兩邊袒露着，堆積着厚

228465—5—



厚的小石卵和砂粒。河水在中間嘻笑着，細小的浪花一個追逐着一個。河岸上的水翁樹，烏柏，九里香，細葉榕和雞屎菓樹迎着溫軟的四月的東南風舞拽着，不時飄掉一兩片隔年的乾葉在禾田裏。和河岸平行的那條黃泥大路，是沿着釋迦練流脈裏的黃寨，山陽，澗泉，黃坑各村蜿蜒而來的。牠橫穿過盆谷，又鑽入右邊一個山坳裏；經過了曲洶，茅村，直到達韓江西岸有名的黃流市；以後，便可以沿着韓江北上，直通到客家人自己建設的繁盛的城市——梅縣，興寧去。

在箭豬崗的扇形的山脚下，各式各樣的家屋凌亂地堆置着，好像從一個性急的賭徒底手裏擲下來的一大堆骰子似的。牠們是依據山坡的高下而任意地散漫地建築起來的：有些隔着一片禾田吃驚似地張着嘴巴，有些却孤獨地凭着山坡，顛巍巍地俯瞰着無數簡陋的泥屋——牠們胆怯地擠迫着，脊背抵脊背地挨靠着。幾幢被燒燬的房屋闕寂地陳覽在盆谷的低處，焦黑的危牆老遠便吸住行人底眼光。三五條橫亂的焦杉魔手似地戟指着天空。牠們底這麼破落殘敗的形相，配合那些無恥地夾雜在房屋底周圍的低矮醜惡的廁

坑，連累到整個杉寮村都顯得醜惡而又卑微起來。

除了石子河邊那條大路外，全村沒有正經的平坦的街道。黃紅的泥濘的小徑在山坡上波浪似地起伏着，連接着各家屋外圍盤纏着的脈絡般的田基路。一條崎嶇凹凸的鵝卵石路，從那些沒有行列次序，沒有依照一定的方向而建築的家屋，菜園，平房，廁坑和梯田的空隙間曲折地詭譎地穿繞過，然後跨過一條細小的坑溝，經過一幢陳舊的房子門口，轉一個彎，便翻過那靴形的山坡去了。

那幢陳舊的房子位在崗脚下，和村中那些髒面的房子一模一樣：是兩進深三面通的，中間那座有一個大門口，左右兩邊各有一條小巷，通進左偏間和右偏間去。只是牠底灰白的牆壁已經黯黑了，而且有些已經剝落了，露出裏面的黃泥磚來。白底上的牆，黑漆漆的，但是有質却還是好好的，而且有四五尺那麼高。——祇有牠連在結全著主人過去的財富。那正座大門上，在用白灰塑成的橫額裏寫着四個字：「張氏宗祠」。

——

在這幢半廢的祠堂裏，住着老婦人張二婆的一家。

她帶着她底五歲的孫子阿明枯（註）剛剛從梯田裏回來，在正座的前廳裏，把那刮洗淨的衣服穿晾在一條長大的竹竿上。她大約有六十歲年紀，一雙被皺紋圍困着的明黃乾燥的眼睛，安祥地藏在浮腫的眼蓋上面，泛着良善的慈愛的光。她底臉頰豐滿的肌肉皺褶成粗大的條紋，蚯蚓似地爬伏着。嘴巴是乾癟的，下唇深深地凹陷下去，老是失掉知覺似的微微跳動着，好像整天都在咀嚼着什麼似的。在她底頗爲圓大的腦袋上面，覆着稀疎的花斑斑的頭髮。腦勺後盤結着一隻鴨脰似的髮髻。她上身穿着一件闊大的補綻過多的深藍麻布衫，黑斜布褲的褲管捲到膝蓋那麼高。她底舉着竹竿的右臂輕輕地搖抖着，因爲她已經撐持了許久。

她走下大天井的中央來，抬起昏花的眼睛張望。天空的明黃的雲層逐漸退淨了，露出玻璃似的青藍色。一條美麗的長虹橫拱在高空裏，彩色一時鮮明一時暗淡的。到處傳

註：該地客家話，枯字是男子的幼稱和暱稱，接尾語。

水山泉底淙淙的響聲。

「明天一定晴了吧？觀音菩薩有靈啊！」張二婆仰着頭低聲禱告着。早造開耕時所受的折磨又突然襲擊她。她底心靈息了一下。

去年深秋的一個早晨，駐在海陽縣城裏的日本鬼帶着一隊什麼「布袋隊」（註）打進杉寮村來，把成熟的禾穀都搶割去了；而且將二婆底一條四歲的純黃的公牛和年青力壯的兒子張大洪也拉去了，以致今年「春分」過後，人們都準備着開耕的時候，便害得她費了一番張羅。她躊躇躊躇地看見自己仍站在朱善餘大爺底家裏，頭顱地伸出兩手，接過他交過來的半袋子穀糠。

「就加三算吧，」朱大爺拍拍土上的穀塵，滿不在乎地說。「別人都是加三算利，利上起利的，——你問問。」

註：敵人在淪陷區組織的流氓匪類。在攻擊鄉鎮時，便叫他們每人背大袋一個跟在後面，一方面搜括我財貨，一方面又可挑撥我民衆感情。

「減輕點吧？大爺！」二婆請求道。「只要今年的收成好，我們一定本利清還的。」

就是去年晚造的租錢，天理良心說，實在也不是立心要拖欠大爺的，實在是因爲日本鬼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朱善餘就扳起臉孔來。

「你還說！你們種田虧了本，總是賴神賴鬼的。去年日本鬼打進來，我損失了千千萬萬，難道我要日本鬼賠給我麼？我拿錢借給人家，還要求菩薩保佑人家平安大吉是不

是！」

「大爺幹麼這樣動氣呢，我不過……」

「你不要便算了，拿回給我罷！」

「我要，大爺，我要啊！」

種子和牛總算設法借到青苗，不過與此起往年來，今年的開耕是多麼冷淡悲慘呵！不

盡失掉了兒子洪德慶幫助，就是媳婦黃青葉，自從杉寮村駐了軍隊以後，便常常丟開了

田裏的工作，替軍隊担東西去。這麼一來，犁田、播種、秧等一切耕作，差不得都落在二婆個人身上。好容易等到大秧長到五六寸長了，却又來了一場「黃瘟雨」，連綿不斷地足足下了十八天，到前天才停了雨，可是兩天來又沒有出太陽。她怕得整天跑到田裏去放水，免得禾根給浸壞。因為人手不夠，便連五歲的阿明牯都帶到田裏去，好好地哄着他，教他拔雜草，捉禾虫。

她把自己晚年的熱情與溫慰全部給予孫子阿明牯，把他當作寶貝似的愛撫着，疼惜着。這孩子有着一副聰明的臉相。他底龍眼核那麼大的眼珠，在潤澤的深大的眼窠裏靈活地溜轉着，比他底微撇的嘴巴更會說出使人疼愛的話語。他兩足赤裸着，左脚戴着一隻銀鐲子和兩個小銀鈴，走起路來便叮鈴叮鈴地響着。他蹲在天井裏，一心一意地用手摳挖攔石縫裏的螺虫玩兒。隨後，他在地上拾了一根小竹，站起來亂揮亂指，口裏唧唧呀呀地唱着，模仿軍隊裏的那些年青的宣傳隊員們唱歌。他蹦蹦跳跳地向祖母撲來，用兩隻手抱着她底兩腿，撒嬌地說：

「阿婆，我要你教我唱歌。」

「唱你底頭！」三婆嗚他，但聲音是愛暱的。「你這小鬼頭，長大就會帶野學壞了，會唱山歌勾野老婆了。」

媳婦葉瑪（註）今早朦朧光便替一位軍佬担行李到黃流市去，現在還沒有回來。二婆自己便準備動手燒晚飯。她匆促地走過滿供看護牌的正廳，推開媳婦和孫子住着的右廂房底木門，走進那昏黑的滿佈着陳舊的家具的房間裏。當她走近那個古老的紅木大櫃的旁邊便呆住了。她突然清清楚楚地記起：放在櫃裏第三層上的那個裝米糧的竹籃裏，祇剩下兩條蕃薯和大半升山薯粉。

因為晚造失收，而且從去年七八月間，杉寮村便陸續來了幾百個從海陽城逃出來的朝州難民，而且不久又來了很多軍隊，所以到今年初春，本地的食糧便非常缺乏。張二婆的一家，在半個月前便吃光了白米，都是靠雜糧過日子的。現在早造才剛剛插下太

註：瑪字是當地客家話，女人的暱稱或愛稱的接尾語。

秧，眼看蕃薯一天比一天少了。今天清早，爲了要將剩下的十幾條蕃薯平均做三頓，二婆已經躊躇了一番。後來青葉主張，說與其三頓都吃不飽，不如朝晏兩頓吃一個夠，晚頓等她替軍佬担凍西到黃流去把工錢買米回來。

——這日子怎麼捱下去呢？張二婆在心裏叫苦。——大人少吃一點不打緊，阿明帖可餓不得的。幸虧早造的禾苗還好，又青又壯的。祇要明天出太陽，再沒有什麼大風大雨，早造一定是大熟了。觀音菩薩有靈有聖啊！

她拖着明帖走出張氏宗祠的大門口，站在石級上眺望。山村裏到處蠕動着農民的身形。有的三五個聚在家屋的門口，在指手劃腳地談論着什麼。時不時飄過來短促的吵嚷聲。孩子們在高高的蜿蜒的山徑裏，尖聲地吆喝着馴笨的水牛，但他們自己底兩條腿也在紅黃的泥濘裏踟躕地踏着。從張氏宗祠門口望開去，那一片廣闊的綠色的天鵝絨似的禾田，被石子河橫剖做兩面。河那面，靠近右邊山坳的一個山崗下，杉寮村的唯一富農朱善餘住着的那幢懷慶居的瓦頂上，首先升起一縷炊烟來，在浮游着，凝成一條長長的

白鶴，橫斷在低空裏不散。在這幢房子門前的打禾場上，有四五十個士兵橫排集合着。一樹女兵彈着手教他們唱歌。她嬉嬉地唱一句，士兵們接着齊聲吼叫起來。在那邊崗背後，剛沉下去的太陽反射着扇形的綺麗的豪光。而在山坳的大路口，此時正有一個戴縐一頂小笠帽，一隻手拿着扁担的女人走出來。

——這個是葉瑪吧？二婆眯着眼睛問自己，不自覺地踮高腳跟來。她臉上的皺紋一時鬆開一時縮皺的。

那個女人沿着大路從懷慶居的前面繞出石子河來，她一步一步走落河裏，直到完全看不見她的笠帽的尖頂。

——不錯，她是過河到這裏來的。

但是，當那婦人爬上河岸的這邊，沿着田基路逐漸走近張氏宗祠來的時候，張二婆才認出這個是住在山坡後的寡婦朱二嫂。

「阿婆，怎麼阿媽還不回來呢？我餓了……煮飯囉！」阿明扭攪着祖母底粗繭的手

中。

「欸，顯聲說。」

「等等吧，媽媽去黃流買大把米回來呢！」二婆用甜蜜的話哄着孫子，但心裏却憤憤地罵道：「真是鬼勾魂魄的，現在還不回來！一去一轉不過十塘路；幹麼一去就一整天？哼，回來非罵她這個臭屎不可。只管在外面閒逛開心，不顧家裏死活，又不理孩子，怪不得人家多嘴，說她「契哥」。」（註），自從阿洪帖……她心裏一酸，眼淚差點兒沒有迸出來。

「媽媽替官長担什麼東西呢？」阿明問。

「鬼知道！」二婆沒好氣答。

「她可以賺多少錢呢？」

「鬼知道；你問她！」

「可以買大袋白米吧？」

註：卽情人。

在牆角裏，便坐在廂房門口的石檻上發呆。她底浮露的大眼，兇狠地瞪着，眼白發着青
 光；並且紫漲着厚肉的，星散着灰黑的雀斑的臉孔。二婆諳知她又發什麼脾氣了，便
 故意不理睬她，祇在房裏暗暗查察着。她聽見丟在牀裏的那個米袋有大半截袋布是攤軟
 的：裏面的白米顯然不多。

那駱員將工錢都吃光了。在外面還不快活麼？二婆暗中罵着，正想探詢媳婦今
 天賺了多少錢，買了幾升米；却不防青葉掉轉頭來，對她沒頭沒腦地說：

「阿媽，黃泥市給封鎖了。」
 「什麼『封鎖』？……」

「不准船艇通過囉！什麼『封鎖』？」青葉沒好氣地頂她一句；接着又解釋道：「從今天起，凡是從梅縣松口駛下來的貨船，一律只准駛到黃流市爲止；黃流以下便不准放行了——打魚船和客船是准的——說是防備人家將米糧偷運給海陽縣裏的日本鬼。」

她這麼開始排泄積鬱在心裏的話語，正如揭開一個滿盛着開水的瓦鍋底蓋子似的，熾熱的濃厚的蒸氣便騰出來了。她激動地描敘黃流市今天怎樣亂轟轟的：幾百人擠着來看一張告示。黃流河面，被幾十隻小艇橫排封鎖着。士兵們跳在艇上，用槍指着那些大米船，不准放行。市內的三間大米店都擠滿了人，大家都搶着買米。她親眼看見，在幾點鐘內，米價就變換了三次：當她剛到的時候，還是賣八十五元一石的，到午晝便要九十一元了，但轉頭來，又突漲到九十五元。但人們還是爭着買。

「丟他媽的屎我丟，米一貴，什麼都跟着貴起來了！」青葉忿忿地說。「火柴都要一角子一盒；早上還是賣十八個銅板的——這真是憑空起價！」她說着，從衫袋裏掏出一盒火柴來丟給二婆。

二婆拿起放在床裏的那一小袋白米，心裏盤算着：

——九十五隻「花邊」（註）一石，九隻半花邊一斗，九角半花邊一升——哼，一雙花邊就買得升把米！慘絕啊！冤枉呵！

她圍了紅木大櫃的板門，在第三層的竹籃裏摸出兩條手臂那麼粗的蕃薯來，跑到右偏間廚房去，用清水把牠洗淨，用菜刀切成立方形的小粒。

——用白米煮稀飯。她在心裏計劃着——把蕃薯粒加進去；今晚總夠吃頓飽飽的。晚飯吃過了，大家都洗過一個熱水澡後，一家人便坐在宗祠的大門口的石級上休息。這時，對河山崗的背後，紫紫色的晚霞在暗暗地燃燒着。蒼灰的暮色從罅谷上慢慢地瀰降下來了。二婆雙手擁着阿明帖，把他夾在自己底兩腿中間。她底窘陷的嘴巴依然微微地蠕動。兩顆昏黃的眼珠定定地沒有目標地凝視着——她並不是沉思什麼，她是習慣了能夠這麼呆坐着坐一帶個鐘頭的。孩子阿明極感興趣地撫弄着祖母底花斑的頭髮。

註：花邊即大洋。

他用手指纏繞着一綫頭髮兒玩。只有青葉還是悶悶地坐着。她心裏的委屈並沒有消除，但又找不着發洩的對手。她沒來由地憎恨婆婆和孩子，覺得他們都是預先約定了，存心出要和自己搗蛋的。雖然與自己坐得這麼接近，但她們都不理睬自己；大家彷彿互不相識的。

一個軍佬從右邊石路拐過來。他肩膀上揹着幾件白色的底衣褲，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的美麗的肥皂盒子。他走近來，笑嘻嘻地對青葉說：

「阿嫂，你們有熱水沒有？給我一桶洗澡吧。」

「沒有！」青葉厭惡地瞥了他。

「那麼，請你替我燒一桶吧！我給錢你。」一角大洋一桶好不好？」

「誰要你底錢？人家沒有空啊！」青葉吼道。

那個軍佬便笑嘻嘻地走了。

「燒一桶熱水有什麼麻煩呢？燒幾把落基草便得了。」王婆喃喃道。

「你去燒哇！爲什麼你不动手呢？」青葉低着條眉毛高高地抬起來。接着，她便連串罵道：「軍隊們都是沒有良心的！他們有什麼理由要規定給人家兩角半塘路的工資？丟他媽的屁，到黃流五塘路，他就給你一塊錢。」——「不管這一塊錢能夠買多少米，大
 不管你死活。我說過，我發誓，我以後死也不替他們擔東西了。」——「我幹麼要替他們擔
 呀？那個死鬼鄉長，他見我們好欺負，就專門來張氏宗祠派人到——『痾痢肚』！『死絕』
 種——（註）
 一不担便不担了，用不着噲呢囉囉，用毒口咒這個咒那個阿——這婆幽幽地告戒身
 她。

「我噲嘛？」青葉大聲駁辯。她立刻認真起來了，彷彿發着暗燃着的炊炭，她噲着風
 勢的吹撥，便馬上拾起烈燄來似的。——「替人家擔東西整天凍面，癩癩到兩升米會——我
 噲嘛？是的，又不是你去担，又不是你肩膀痛——你看吧，我說過不担便不擔，沒得吃

誰：都是刻毒的咒人的名詞。

便大家餓！」

在後面的一段話裏，二婆聽出了媳婦底自持自大，而且顯然諷刺自己只會吃，不會做。這一氣，她如何受得！她決定將這潑悍的女人罵一個透澈。她底乾癟凹陷的嘴唇劇烈地抽搐着。

「你有什麼了不起哇！」二婆跳起來用手指戳着青葉底雀斑臉罵道。「你不幹我使要餓死了是不是？你說，開耕到現在，你下過幾天田？你替人家擔東西賺錢？——哼，說得漂亮；我問你賺過多少錢回來？去遠的錢不說，到黃流五塘路，從早到晚，你磨了一整天。你不顧家，你不顧孩子。你在外面玩昏了，記不起回來！」

青葉給氣得蹦蹦跳。她突着大眼，兩條眼眉跳下跳下的。她左手叉着腰，戴着粗大的竹節形的銀鐲的右手亂指亂揮着。她這樣地擺開了吵架的姿勢，搖着頭頂上那隻好像雄鷄似的髮髻，那在後腦伸出來的雄鷄尾巴般的髮尾左右擺撥着。她底兩片厚腫的嘴唇忙亂地閉合着，拋擲出急促的毒辣的詞句。

「你說什麼，吓？孫子不是你的麼？你不該領領他麼？自從他阿爸死後，抵着人家笑罵來趕牛犂田（註）的是誰？你說，他是不是割下十萬八萬給我？丟你阿媽我丟！我空身進你們張家，我承認，但我靠着兩手，靠着肩膀，我自問沒有白吃你們張家的！」

激烈的吵架就這樣地開始了。照往常的慣例，這樣的吵架起碼要繼續兩三個鐘頭，甚至整天整夜的。在每一次的爭吵中，不論是誰先發動，青葉總是佔了上風。她氣魄又夠，聲音又大，婆婆說一句，她搶着說十句，使婆婆沒她的辦法。她吵到起勁的時候，便叉着腰，站在石塔上，一隻手亂指亂揮，或者找一張矮凳坐在廂房門口，準備着長期吵下去的模樣。但二婆總是在祠堂裏來回地走着，一時走進偏間去，但立刻又走出來，在正廳裏看看這樣，摸摸那樣，好像要假什麼似的，但又什麼都沒有做。等到媳婦的叫聲告一段落，她才幽幽地狠狠地向她發射三幾句，使青葉又像癩狗似的吠起來。

她們這樣凶凶地吵罵着，濫用那些惡毒的字句互相潑着，誰也不願先住口。直吵到

註：這裏的客家婆做着一切苦工，但趕牛犂田，必須讓男人來幹。

大家都倦怠了，大家都沙着嗓子在明明白白地埋怨着，伸訴着生活的委屈和不幸，大家的眼睛都飽含着淚水，察覺到阿明枯滾在地上哭喊着沒有人理的時候，大家才走開來抱起他。吵架的風波便不知不覺地平息了。

三

自從黃流市給封鎖，韓江上游的物資不能接濟下游各鄉鎮的饑荒，白米賣到一塊錢六兩，人民底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以後，青葉便開始了空前的勞動。她不知怎樣地判定了這一次的苦難是短期的，認為只要捱過了青黃不接的期間便會好轉過來。於是，她開始對那些被杉寮村人民當做「財主佬」的軍隊們採取了近於苛索的手段。

有一個黃昏，懷慶居營部的一個軍需軍士跑到張氏宗祠來，請求青葉替他燒一桶熱水洗澡。他洗完澡後，因為發覺自己的「千里馬」的縛帶斷了，便順手在洗澡房的板壁

上抽了幾條麻皮，用手搓做小繩當做鞋帶。他臨走的時候，給了主婦一張一角子的大洋票。

「怎麼，一角子？」青葉瞪着眼不肯收。

「難道熱水都起了價麼？」那年輕的步兵上士鬆了鬆鼻子，笑吟吟地反問道。

「採樵艱難呵，先生。」青葉嚴正地說。「一大桶熱水要燒大半捆樵呢。兩角子不

多要你的。再說，那兩條長麻繩你也該給我兩角子；你怎麼隨便亂拿我底東西哇！」

軍需慌忙地看了看自己底「千里馬」，失驚地叫道：

「怎麼兩條小麻繩也要兩角子？」

「哦，我的東西不用錢的嗎？米貴呀，先生！火柴都賣一角子一盒呀，先生！」

「唉~~~~~呀，算了算了！」軍需軍士不願意再和民衆爭吵了。他從搭在右臂上的

那件青色軍服的口袋裏，掏出一個腫脹得好像鮑魚似的黃皮銀包來。

青葉眼灼灼地盯着他打開銀包，檢出一迭迭的鈔票來，都是新簇簇的，亮綠綠的。

她忍不住撲近他底身邊去。

「看看，看看，唉呀，這張多漂亮呀！」她動手來搶鈔票。「那張呀，那張呀！給那張紅的我！」

「這是五塊錢的……喂喂，你別動手！丟那媽！……喂喂，我當你搶的！」軍需軍士緊張起來了。他一隻手握著那飽魚高高舉起來，一隻手狠狠地抽住那將要滑跌的軍服，把牠搭在肩膀上。他扭歪腰身，躲閃着這客家婆底貪婪的手勢，然後忙亂地翻檢着銀包：「你別動手，我會給你的……唔，哼！都是一塊五塊的；沒有零票……」

最後，他檢出一張五角子的鈔票來，要求她將那張一角子的和他交換。但青葉槍似的接過了五角鈔票，却沒有踐約。她一面把兩張鈔票都塞在懷裏，一面懇切地愧悚地請求道：

「都給我吧，先生！算做預先給我的洗澡錢吧！你明天暗晡來，我一定燒好熱水等你。就這樣吧，讓我們多得點錢買米吧！我們沒得吃呵！我們艱苦呵！慘絕呵！」

她又曾經和村裏的婦人家約好：當軍隊要僱她們做舂米的時候，便大家一致要求增加工錢，要不然便大家都不肯去。於是第一次由兩角子一塘路增加到三角子的要求成功了；接着慢慢要求到四角，四角半。後來，因為看見每次擔的都是「軍米」，於是青葉又想到別個花樣來。

「先生，」她對營部的副官說。「我不要錢了。你給我米吧。我只要一升米一塘路。」

上回那個軍需軍士恰巧在旁邊，他聽得她這麼說，便登時怒得跳起來大罵：

「丟那媽，你又來了，你最多事，最沒鑿足的！你『上得床便想扯被蓋』——唔，副官，你當心。這個客家婆見錢不眨眼的。上回我底銀包，差點兒給她搶掉了。」

青葉別轉臉，不理他，只管對副官說：

「你們的軍米不是一塊錢四五斤麼？你給我一升米，即是兩三角錢吧了；可是我們到市上買，一升米却要隻多花邊呢！」

「這個……這個好是好的……」副官心軟了；但馬上又惶惑地搖著頭。「不行，不行，上頭有命令，禁止我們軍隊私賣軍米給民衆的；查出要殺頭的！」

「不是要你賣給我呀！」青葉搶着叫。「不過叫你用軍米抵工錢吧了。這是大家都便宜的呀！」

「那麼，讓我先去問問營長吧。」

在這個「大家便宜」的辦法下，青葉當然是成功的。於是辛辛苦苦的擔了一整天，才換得了幾升白米。她慎重地滿心歡喜地捧回家去，分做兩三天吃。她每餐嚴重地計較地量出四五合米（註）來煮一大鍋子稀飯全家吃。

沒有軍米擔的時候，她只得替商人擔木炭，香粉，菠蘿，山竹，和別的貨物。在黃流，塘坑，天洞幾個大城市奔跑着，兩個肩膀整天被沉重的東西壓着。她覺得頭暈眼花，心臟跳躍得彷彿要嘔吐出來似的。她鼻尖冒出冷汗，肩膀給扁擔壓磨到紅腫潰爛，

註：十合等於一升；該地一升等於市秤一斤六兩。

腳跟裏的骨頭給砂石壓傷了。

她警惕得像一頭獵狗似的，整天睜大眼睛，豎起耳朵，到處探詢着吸取着可以贖錢的門路。可是，常常在一連幾天裏都找不着工作的。遇到這樣不幸的日子，張氏宗祠裏的吵鬧聲和孩子的喊哭聲便整天不停。青葉給饑餓的慢火煎熬得忍耐不住，便無端地發脾氣，用最毒辣的字眼咒罵一切。但當她洶洶地和二婆吵了一場，或者狠狠地打了阿明一頓之後，便慢慢地平靜下來了。她開始憎恨自己，覺得耗費了這麼多的氣力和唇舌，而對於自己的肚子全無補益。並且隨着太陽的西移，急待解決的晚餐又漸漸迫近了；但自己還坐在家裏毫無辦法。於是，她覺得全身冰冷了。她呆呆地站起來，拿着鋤頭，茫然跋出門口去。

她爬上箭豬崗的胸膛上，來到一塊新開拓的蕃薯田裏，便氣喘喘地癱坐下來。她的肚皮縮陷，體內空洞洞的。她全身癱瘓，彷彿失掉了均衡似的，使得她要兩隻發顫的手支撐着微微仰躺的身體。有一啖冰冷的痰涎湧上她底喉嚨；但喉嚨是乾澀的，她不便

把牠咳出來。她底乾涸的泛着饑餓的金光的大眼炯炯地向四週流轉着，後來便不知不覺地停在面前那滿開着喇叭形的紫色小花的蕃薯列上。

——種下籐秧有十天了，已經長出蕃薯了吧？

她站起來，舉起鋤頭掘下去。蔓長的錯亂的根籐給翻出來了。她蹲下去，用手在泥土裏把一連串中指那麼粗的蕃薯仔挖出來。

——吃不得的，還不夠日子呢！多等十把天，等牠長大一點才掘吧！

她失望地站起來，想着雖然只要再捱十把二十天，蕃薯便長大了，但是，有什麼方法渡過這最困難的饑饉的日子呢？……她兩條腿不自覺地踏下山坡來。山下面，在貝壳似的家屋上，升起了繚繞的炊烟，續漸溶融，變成迷濛的一片。軍隊的食飯的號音從盤谷的深處悠揚地飄上來，那最後的兩長聲將青葉嚇了一跳。她定定神，饑餓馬上在肚裏甦醒了；而且難堪地嚙咬她。她記起自己必須而且要立刻在山上找些什麼可以吃的東西回家去，以營救餓癆了肚子的婆婆和阿明牯。

她荷着鋤頭，大步爬到箭豬崗頂上的那叢野木林裏。她像一頭餓狼似地在榛莽裏鑽着，嗅着。人那麼高的茅草割劃她底手臂和臉孔，荆棘襲她底腳板。但她完全忘記了這些痛楚，而舉起一隻手來掩護自己底額頭，以閃着金光的眼睛辨認着各種草木的形狀。突然，她在叢雜樹中發見一棵生着捲曲的嫩葉的野樹來。

——這是一黃狗頭（註）？

她呆了一刻，便狂喜地用鋤頭掘着。在四五寸深的泥土裏，粗大的溝黏着金黃色的茸毛的樹頭露出來了。

「不錯，是黃狗頭呵！」她失聲地叫起來。

她掘了三條黃狗頭，又折了些嫩軟的細小的勒竹筍，摘了一大把蕃薯葉，她抱着這麼豐富的糧食下山回家去。

她們一家人，首先把那些苦澀的勒竹筍做下晚餐。然後甜去了黃狗頭的茸毛，把牠

註：是一種羊齒類的野生植物，樹頭含有多量澱粉質，可食。

橫斷面切開一片片，放落大鍋裏熬煮出牛屎似的穢水和蒸去了刺鼻的臭味後，便用竹籃盛着浸在坑溝裏，讓激湍的山水把牠漂淨了，才撈起來，煮熟當飯吃。

四

張二婆從開始便不滿意媳婦葉瑪那種對於災難的迎受的方法——這麼一點都不能忍耐，餓一頓半頓便搥檯拍凳，大發脾氣；一見着錢便發狂，像瘋狗似的亂吠亂咬。

「哼，有這樣子的人的？窮便窮了，做人也不是這樣子做法啊！」

她常常這般譴責媳婦。她寧願把自己的銀簪銀釵押給人家，寧願苦苦地求人家借「費利」(註)，却不願向人家打主意。沒得吃的時候，便默默地躲在房間裏捱忍着。她覺得躁暴騷張是空徒無用的。當她聽到本村裏有人出來組織平糶救濟貧民的時候，她

註：即高利貸。

就感動得差不多掉下淚來。

有一天，她從村外的那間最近已被改爲杉寮鄉公所和朝州義民自治辦事處聯合辦公廳的關帝廟門前走過，無意中發現廟門口白牆上的許多長條的招牌中，新近又增多了一個白漆底雕黑字的。有五七個男人們正在聚着來熱烈地談論着什麼。她好奇地走近去，而且向其中一個有着紅色酒糟鼻子的中年男子探詢消息。

「這個麼？」那男人用手指敲了敲那個白漆招牌對二婆說。「不干我們客人的事；是義民救濟會掛出來的。——可不是嗎，人家一掛起招牌，就馬上做點事來了。回頭看看我們的平糶會吧，不是已經成立半個月了麼？真是鑼鼓響得夠，沒戲子上台！」

有一個年老的農民提示他：

「人家齊心呀，人家有一個有財有勢的陳瑞庭大爺呀！只要他一個肯出頭，什麼事情辦不來。」

「哦，」紅鼻子不平地叫。「我們沒有一個朱善餘麼？哦，我們全村朱張兩姓的祖

嘗（註）不是通通接了出來麼？鄉公所不知攪什麼鬼，幾時看見有人在裏面辦公的？在以後的幾天中，村裏流行着一個秘密的運動：許多客家人都拿三塊錢，暗中去求托和自己有親誼的朝州義民，設法替自己頂冒一個義民的名額，向救濟會購買一斗平糶米。二婆探到這個消息之後，便立刻把積蓄着的軍隊給她的洗澡錢和洗衣服錢提出來，又設法向各方挪借一點，湊足三塊錢這個數目，等到黃昏，便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張氏宗祠，繞過低矮的山坡，到義民區去找一個在名份上是她底堂表侄，但她常常也跟着全村人一樣把他尊稱做叔輩的義民李慶材。

她在寬闊的田基路上慢慢地踱着。初夏的晚風飄飄地吹弄她底稀薄的斑髮。她底衰老的眼睛洋溢着明利的愉快的光輝，暗笑地瀏覽着兩邊碧綠的湧盪的禾海：從遙遠的義民區那邊起，一望都是這麼青壯的長長的禾苗，剛剛開燦着繁盛的細小的禾花。一種醉人的清淡的香氣瀰漫着整個廣闊的田野。——這正是罕見的大熟的徵兆呵！

註：祖先的遺產。

一羣兩寸那麼小的禾花雀，突然從禾叢裏飛躍出來，但一下子又跌落在另一叢禾苗裏，吱吱喳喳地爭啄着噴香的禾花。

「呼……呼……呼……」二婆快樂地呼喊著，兩手揚着，做作驅逐的姿勢。「嗚……嗚……嗚……」走呀！呼……呼……呼……

成羣的禾花雀給嚇得驚叫着跳出來，在空中重新地飛躍着！突然又全隊跌落禾海的沖間裏，在深綠的海水中肆縱地跳躍着，吱吱喳喳地追逐着。

「呼……呼……呼……」但這一次再嚇不着那羣小竊賊了。她彎腰拾一塊泥頭用力擲開去。「呼……呼……呼……」

泥頭無力地落在三四丈遠的禾田裏，驚起了一隻猛鷄。她捕到那紫色的翅膀向二婆飛過來；而且黏在她底衫襟上。她用手指捉了牠，看着原來是一隻專吃禾花蕊的，體內充滿了油脂的「禾蝦」。她扭掉牠底翅膀和兩腿，放在衫袋裏，準備帶回家去用炭火煨香來給明姑吃。

她底眼睛朦朧地笑着，彷彿看到無數雜亂斷續的生活底美景在眼前顯現着似的。她帶着隱秘的歡愉沉迷地踱着，自己彷彿是一片落葉似的掉在這浩濶可愛的碧海裏，這麼幸福地，盈盈地，全身都浸沁着生命，活力似地飄流着，浮沉着……突然，前面一個高聳的碧浪把她嚇醒了。她定神一望：原來這是盤據在義民區進口處的那棵巨大的濃綠的細葉榕樹。

在大榕樹的右後方，沿着一條狹長的平坦的山坡，蓋搭起無數大大小小的茅寮，竹棚，草房和杉皮小房子。一些塗抹着濃厚的脂粉的頭髮的穿着旗袍的婦女們炫目地走來走去。棚寮的對面，一列長長的竹籬圍隔着外面一望無際的禾田。很多晾着五顏六色的衣服，竹竿或繩索，從矮簷下面伸出來，架縛在圍籬上，橫跨過五六尺闊的筆直的黄褐色的泥路，在吹蕩的晚風裏好像小旗似地招搖着。有些過份低垂的衫披褲管常常觸着行人底前額和眼睛，使人走過的時候，不得不用手把牠撥開來。沉睡在黃澄澄的斜陽裏的黄泥路，被每個人家隨意地潑出來的穢水浸濕到濕滑泥濘。他們彷彿有意賭氣弄糟了

牠，用以妨礙外來人或鄰居底探訪的腳步似的。往來的行人，都蹣跚高脚跟，揀擇乾硬的路走，常常要大步跨過污穢的水窪。在每一間茅寮的門口，一邊是經常發散着臭氣的糞桶或尿缸，一邊是用泥磚砌成的簡單的爐臺，上面擱置着瓦煲、鐵鍋和那鐵罐子等炊具。——其實，現在正該是燒飯的時候啦，但午火的不過只得幾家；而且沒有肉類被煎熬的濃郁的香味，沒有烘熱的鑽鼻的飯氣，沒有鉄鏟和瓦缶底快樂鏗鏘的叮響，只有開承在鍋子裏咕咕地幽咽着，濃烈而刺眼的火煙，林焦黑的矮簷下徒然地翻捲着。

張二婆無目的地走着。她底蹣跚的脚步，並不是爲了顧忌泥濘和穢水——她是這麼滿不在乎地把黑褐的皺繭的大脚板踏進泥裏的。這倒是一種陌生的荒涼的感覺使她怯懦起來。似乎是企圖解釋那些用審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行人底疑惑似的，她好幾次想問他們：慶材叔究竟住在那裏？她有點事情要找他商量的。但她又明明知道，自己和他們言語不通，問也是白搭工夫。於是，他竭力鎮定自己，竭力裝成一個慣來的熟客似的。她希望用自己底眼睛，在那些從前頭大路迎面而來的，或者從棚寮裏牲畜似地低着

頭鑽出來的居民中尋到李慶材。她底心焦灼不安，但她還是裝成這樣閒散地走着，其事地東張西望着。她走過許多棚寮，看看快走近路尾了。只見前面一個橫跨過街道的瓜棚下面，一大堆人擠擁着，正在亂嚷嚷的。

——那邊這麼多的人擠着幹什麼呢？

婆婆走近去，原來在一間精緻的杉皮小房子的門面，那蔭涼的，又方寬橫的瓜棚下面，有三三十個人圍聚着，擠迫着，阻塞着去路。不曉得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熱烈和緊張地站在外圍的人，都隨着脚，挺長頸子地，人羣窺望，並且撥扯着沙噉的短促的問話，但一下子又站下來，回頭向身邊的人訴說着，而且互相款噓地慨歎着，憤激地咒罵着。

「喂喂，阿嬌，阿叔，讓讓路呵！」婆婆用手輕輕地拍着人家，一面側着肩膀擠進重圍裏。

她底烏頭擦滿許多男人們底熱熱的胸襟和女人們底油滑的頭髮，呼吸着濃膩的熱氣。

薰的人氣。慢慢地，她擠到中間來了，看見大家正在圍繞着一個十五六歲的瘦骨稜稜的小孩子。他坐在二張矮凳上，據着一張四方小桌正吃着蕃薯葉和苦麥菜。二婆看見他底模樣不禁嚇了一跳！

他全給人們以一隻乾癯的死蛙似的印像。他底兩個眼眶深深地窪陷，圍困着黯黑的大圈。眼珠在陰暗裏疲怠地移行着；這是三隻多麼腫瘦的，無神的，可怕的，饑餓的眼睛呀！他底胛骨過份突出，而兩頰是凹陷的。只剩一層薄皮黏連着下顎。那又長又瘦的頸子支持着沉重的腦袋，擺下擺下，好像一下子便會折斷了似的。他全身長滿了乾癩，花斑斑的，好像蛙皮一樣。他正在貪婪地狂吞着食物，人們可以從他底喉頭的搖動而察覺食物被急促地咽下的形狀。他伸着枯柴似的手臂，用他底臭穢霉爛的灰色單衣來抹拭臉額和胸背底因為飽食和熱烘的人氣而蒸發出來的汗點。同樣枯瘦的拿着竹筷的右手，不能控制地顫抖着，以致竹筷常常錯戳在桌面上，或者剛夾着菜葉又掉下來。他底蒼白的嘴唇蠕動着，忙亂地用簡短的語句應答着那些熱切地包圍着他的人羣底雜亂的探

詢但那雙無神的眼睛却是冷靜的，死盯着那隻要攫取而又不想指揮的右手。

「哎喲，這個某人還是鬼呀！」二婆看見這孩子底可怕的形相和動作禁不住驚叫出來。「唉，爲什麼會餓成這個樣子啊？慘絕啊！有那個善心人給碗飯他吃吃吧！」

但是，她底單獨的呼籲顯然被澎湃的人聲淹沒了。人們對於這個不幸的孩子只管奢侈地發揮自己個人的興趣，彷彿要從他底貧瘠的軀體苛求一些什麼來滿足自己底渴求，甚或要連這孩子底乾脆的骨頭都要咀嚼出味道來似的，而對於桌上的兩個碗已經漸漸吃空了，應該替他再添點菜這件事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使二婆愈瞧愈悲傷起來。

「要是阿明姑也餓成這個樣子……二婆想着，心裏便忽然像給刀子鑽着似的痛楚起來，頭酸酸的，淚水已經糊住了她底明黃的眼睛了。

她用顫抖的手觸一觸放在身邊那個鬧氣的戴着玉釧耳環的婦人底手肘，哽咽着說：

「大嫂，你做做好事，回家再拿幾條善薯給他呵……」

那婦人驚訝地舉眼地橫了她一眼。

這一眼，使二婆猛醒到自己的唐突，而且猛然省起自己是外來人；他們——連這個孩子在內——都是外來的朝州人；而自己是一個土婆，是這一羣中最特異的一個。當她想到不但自己的話語為全體所不懂，而自己連這個孩子底來歷還沒有弄清楚的時候，對子剛才的忘形的舉動，便開始感到羞赧和忸怩，連一刻前的悲傷也忘記了。

正當那孩子呷完了碗裏的菜汁，舉起饑眼向觀衆乞求，人們驚動地打算走開的時候，在重圍外面，有一個人底得意的叫聲飛揚起來。所有的人都回頭張望，而且紛紛讓出一條路來。一個有着鸚哥似的鈎鼻子，最多不過三十一二歲的，穿着黑色竹紗衫，敞開衫衿的矮小漢子，從杉皮小屋裏歡快地跳出來。他一隻手高擎着一個熱氣騰騰的大海碗，一隻手排開衆人闖進來。

「慶材叔，慶材叔呀！」二婆大聲喊他，而且揚起手來招他。

但李慶材現在多麼高興忘。他把手裏那碗東西故意誇耀地在圍觀者們的眼前打了一轉，然後端端正正地擺在那孩子的面前：原來碗裏盛着三條熱烘烘的大蕃薯。他拍拍

孩子底後腦，用一種和藹的態度與長者的口吻安慰他，鼓勵他放量吃。才後便改用一種謙抑但又慷慨的腔調對觀衆咬噬着，不知說些什麼。

二婆第二次想揚起手來喊他，却瞥見身旁那個闊氣的婦人又橫了她一眼。她惱怒得在心裏罵道：

——丟她屙我丟，你管我什麼！我是來找他的呀，他是我底堂表侄！——還是李慶材在興高彩烈口講指劃的當兒瞥見了二婆。他馬上改用不大正確的，但却十分流利的客家話招呼她，而且非常有禮地把她從無數異訝的眼睛中引了出來。

這李慶材是義民辦事處的總務股股長兼義民救濟會的採辦員，又是辦事處的主任陳瑞庭底表弟，爲人精明能幹，一張嘴很會說話。陳大爺十分倚重他，許多事情都交由他辦理。他在杉寮村裏已經成爲「陳大爺第二」了。因此不論男女老少都尊稱他做慶材叔，不敢直叫他做李慶材。

當他察知道舅老的親戚是特意來找自己商量什麼的時候，他便滿意地映着那雙兔

眼，伸出舌尖來舐那薄薄的嘴唇，而且準備一瞬安靜的心來接納這客家婆底自動的貢獻。但張二婆一開口並不是說出他心裏喜歡的事情，却只管向他追問那孩子什麼來歷。

「他是剛從海陽城逃出來的。」李慶林冷冷地答。

「哦，是從日本島那兒逃出來的麼！他怎麼瘦成這個怪樣子呢？」

「一個人餓便瘦了，有什麼希奇的！」堂表侄沒好氣地說。「虧你長到頭髮都斑白了，還不懂這個道理！」他翹翹嘴巴，鬍鬚真抽搐着：他正在集中全部的機智，企圖把這離題萬丈的談話巧妙地帶回自己的話題來。

「那小孩子真好胆量！一個人怎敢逃出來，日本鬼不抓他麼？」二婆只管熱烈地追問着。

「不見得是『真胆』吧？我說最近逃出來的人都是『餓胆』的；因為現在海陽城已經給日本人弄到不堪設想了！——老實說，他莊重而且低聲地說，一點笑容都沒有。在這裏總比城裏好點。且不說政府有救濟，就說吧，這裏有一個自治辦事處，專門救濟

濟義民；而且又有一個樂善好施的陳大爺；又有半小咳，咳，嘻嘻，當着親戚不怕說，又有一個『姜太公封神』——只顧人家忘掉自己的傻瓜李慶材！可不是嗎，連這個小孩子算在內，這十天里就有七個人逃出來這兒了。二婦娘，剛才你是親眼看到的。我親自送了三條大蕃薯給那孩子吃。人家都會說辦事處怎麼好，誰知道我自己的苦處呢？我在辦事處又不是攬大權的人，不過陳大爺對我好，託託我，有什麼事情都說：『阿材你辦吧！』你說有什麼辦法！

「哦，那該死啦，怎麼忘記了！」張三婆聽見叫出來。

頃一下她才猛然記起她來找李慶材的目的。她急忙伸手入衫袋摸着那三塊錢，但又覺得這樣做太突兀，便按住手。她底心撲撲地跳。她很想搭訕一下，但嘴巴又非常笨拙：她不能決定抓着什麼時機才該開口。她底按着鈔票的手在衫衿裏痙攣地跳動着，好幾次差點要抽出來。

兩個人沉默着，大家的脚步都踟躕起來。原來他們已經踱到義民區底盡頭了。這裏

一帶叢生着萑草和荆棘。幾株瘦長的山竹迎著晚風簌簌地搖拽着。在竹林的右方，一條蜿蜒地伸出去的田塍，成爲廣大的禾田底邊緣。牠從箭豬崗底右臂後繞出，可以通到石子河的關帝廟去。這時，落日的火霞快要收盡了，整片山村漸漸暈眩着黃的煙霧裏。有兩團火蚊在李慶材和張二婆底頭頂上盤繞着。李慶材厭惡地舉起衫袖驅拂牠們。牠們散開了，接着及嗡嗡地飛攏來。他心裏充滿着懊喪的情感，睨着二婆底惶惑的神色，覺得莫明其妙。他想到剛才這冗長的談話對於自己全沒好處的時候，便無端地厭惡這個客家婆。他忿忿地射了二婆一眼，却正正碰着她底怯懦的欲哭的眼睛。

就在這難堪的瞬間，張二婆突然拔出按在衫衿裏的那隻手來，把一簇鈔票塞在李慶材的手裏，氣喘喘地，用充滿了淚水的顫聲說

「慶材叔，你救救我！求你替我報個義民的名額買斗米！」

「噢，噢，這個我不能做主的！李慶材失措地叫。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情呢，不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呢，我曉得慶材叔你暗中……」她一想這句話不大妥當，便改口道：「你是暗中做好事不讓人家曉得的，所以我才一個人悄悄地來找你商量。」

兩個人推諉了好一回。張二婆抵死把鈔票塞在李慶材底手裏。李慶材看看可以趁勢收場了，便故意放軟手接住那帙鈔票；却瞥見禾田的邊緣上，有一個穿長衫的人正向這邊走來。他眼一，認得這就是陳瑞庭大爺。他要賣弄一下子，于是把那帙鈔票又塞回二婆底手裏，說：

「這件事情重大得很，我李慶材無論如何都擔當不起。我表哥現在回來了，你當面求他老人家吧。」

張二婆全身顫戰。她最後把鈔票塞在李慶材底衫袋裏。

「你救救我，好表侄，這點小事都擔當不起麼！」她說着，惶急地合着掌向李慶材拱了一拱，便掉頭走了。

三、廣大宣傳，使黨義普及於全縣。

孫因曉他原是汕頭有名的茶商，和官紳的關係最爲親密，所以黨民們都信仰他。凡有反黨黨派和官紳發生交涉的時候，便推他出來辦理，叫他做幾百義民的代表。但是孫淵庭的心裏是非分明的，他底爲了張明澤川、杉溪村的鄉長却是自己的死敵。他常常故意搗蛋，破壞自己的計劃，而且陰險的奪自己的產業，要把幾百義民都弄到官廳公所之下。於是孫淵庭爲了和幾百義民的義民商會，馬上成立了潮州義民會，並選孫淵庭爲他自己的主任，和官紳們所對抗。

孫淵庭開始結納當地的軍人，米而把自己的軍隊派來救給倉庫的商民，立備改在彰德。孫淵庭還設法開闢富於廣州風味的家居，做做那些受歡慶吃的軍隊底妙藥。然後，他在義民會而又做了好幾件工作。他首先用辦學的名義，向縣政府請准，在沈前義民居留的房內，設法開辦地味來做義民區。他自己先墊出錢來在荒地生蓋好竹棚茅寮，冷冷義民搬遷來住。他按價收回地稅，同時又加強辦學處的組織，製定許多自治的條例，刊登義民

維持這這計劃。隨着他個人底雄偉的魄力和張弟李慶材的輔助，當能按步實現。半年以後，他就相信這確實能掌握那幾百萬民衆自己的財勢，已經不在張明達之下。

張明達正當陳瑞庭的勢力逐漸牢固的時候，他底敵人却變換了另一種戰術。自從黃流河道開鎮以後，不久陳瑞庭便看見鄉公所掛出平糶委員會的牌子。後來李慶材又報告他，說他探悉張明達最近有兩隻米船特准放行通過黃流河道。於是陳瑞庭立刻認定這是張明達對他的致命的襲擊。他想到自己雖然有錢有勢，但沒有田地和穀米。如果這一水自己沒有新奇的策略，上一定被屈服操縱在對方的手裏。于是他把自己關在房子裏，胸在床土苦思了三天，忽然想出一條妙計來。他馬上發動風傳縣二區區長百三十餘間商號，介紹州人開設的在內也，和六七百義民，以一願慮民空口爲理由，聯同向當局請開放黃流河道。他到這奔走呼號，鼓動宣傳。

這一炮發出去，果然有效。第二天，張明達便派人來請他去談話。談判的結果非常完滿。陳瑞庭允肯停止那由他支配的呼籲，但要以在平糶委員會中多設一個義民代表做

交換的條件，而且因為特殊情形，又在杉寮村的義民，必須成立一個糧食救濟會。這個張明達也答應了。

第二天，陳瑞庭便親自去拜見一位高級軍官。回來之後，便和張明達相議，把義民自治辦事處搬進關帝廟去，和鄉公所成立聯合辦公廳；又把義民救濟會的招牌和平糶委員會的並排掛在一起，表示和張明達團結合作。

六

現在，陳瑞庭剛從關帝廟的辦公廳回義民區來，在田基上慢慢地走着。他心裏正在被一個不愉快的消息所煩擾。他無意中抬起頭來，却遠遠地望見表弟李慶材和一個老太婆在那裏推推讓讓。瞧見自己來了，那老太婆便慌忙走開。他心裏覺得蹊蹺。他曉得李慶材的「根底」不好，常常會用「陳大爺底表弟」這個名義出來招搖撞騙的。當他走近

陳大爺見李慶材這麼踉蹌地站在路旁，對他笑嘻嘻地閃着眼睛，使無端地生氣起來。

「剛才那個老太婆來幹什麼的？」他怒氣衝衝地問。

「沒……沒什麼。」李慶材給他底突然發怒的臉色嚇了一跳，他回頭有點口吃，但第二句話便完全鎮定了，「那個客家婆是來要米糧名買米的。消息一傳出去，大家都爭着來了，嘻嘻！」

陳大爺這才寬容平氣地問：

「到現在為止，報名的一共有多少人？」他垂下眼睛，慢慢地向瓜棚那邊踱去。

與會這時天色已經入黑了。瓜棚下的人羣早已散去。街道上靜悄悄的。

日當空，李慶材回到家，除了七百多個實地農民之外，各村的客家人暗中來要求報名的也有三百多，連原定應報的三百個名額，總共算起來大約有一千二百多人。

「錢都收足了麼？」

「都收足的了，都收足的了。」李慶材連聲嚷道，「我每收足三塊錢才寫一個姓名在報名

冊裏

決沒有甚麼。——這筆款表要用麼？

他試問着，一面偷看着陳大爺，見他搖了搖頭，便趁勢報告他：近來現款非常支絀。前天又有人來追繳兩次特准放行的船費，而且張鄉長那邊，三天之內，已經差過兩遍入來催收分款了。至於最近脫手的東西，都是以貨換貨的，運回來之後，都批發給各村各墟的商號了。昨天去追問他們，都說要待過了端陽節後，才可以清數。

「爲着最近週轉不靈，我決定今晚便來請示表哥的了。」李慶材持重地說。「前天來的那個人，口氣很不好，說我們有意拖延。張鄉長那邊催得這樣緊也是難怪的，因爲他不曉得我們的苦衷，而且又見東西已經脫手這麼久了……」他瞧見陳大爺只是垂着眼睛，用鼻孔「唔——唔——唔」地應着，便不敢再說下去了。

陳瑞庭眼睛垂着，好像一心一意地凝視着那古銅色的華絲葛長衫底飄拂的衫披似的。他底厚大的兩手反扣在背後，手指扭得拍拍地響。李慶材焦灼地跟在他的後面，時不時要趕上一步瞥一瞥他底厚腫的嘴唇，只見牠微微地翹起，便大胆地獻議道：

「表哥，不曉得這樣好不好？唔，咳，我們現在不是還有三四千塊錢麼，好不好先差人送一千五百塊去；所差的一半，請求過了五月節清繳，我想，一定可以的。至於張鄉長那兒，也送一千塊去。然後……唔……」他假作思索了一下才說：「然後把剩下的千多塊，用救濟會的名義向東江糧食調劑局購買平糶米。等這幫米一到，便立刻發給這次報名買米的人；而且向衆人宣佈：這不過第一批，以後白米還源源運到。因爲現在大家餓得發慌，都心急要米；一定要這麼和緩一下羣情，然後慢慢再想辦法便容易了。這個計劃雖不算好，不過，唔，總算各方面都兼顧到了。你說是不是呢，表哥？」

李慶材雖然說得這麼委婉謙卑，但心裏却異常得意自傲的。他猜度陳瑞庭一定被上面的問題苦惱着不能解決，因此他相信這個獻議是非常中肯的，一定驚倒這個深謀遠慮的表哥。於是他傲然地抬起頭來，却看見陳瑞庭的嘴唇還是微微地翹起，臉孔死板板的，眼睛老是垂着。看樣子，他好像完全沒有聽到他底話語似的；而且他忽然半空向他發問：

「你看今年早造再沒有大風雨呢？」

「沒有吧？這個很難說的。唔……或者……不過……不過前個月已經下了十八天大雨了。我想今年一定風調雨順的。可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李慶材光着兔眼支吾着，心裏却說：——見鬼，他問這個幹什麼呢？

兩個人慢慢走着，來到了杉皮小屋的門口。從瓜棚上降下來的昏暗蒙蓋着他們底臉孔。四野的蝨虫和小蛙，合奏着夏夜的煩噪的音樂。陳瑞庭伸手推開那漆着黃色「士瀝」油的木門；但突然又縮攏了手，回過頭來決然吩咐那趑趄的李慶材道：

「你明天親自送三千塊錢去！」

「哦，那麼張鄉長那兒呢？」

「這個我有辦法。你把以後收得的錢全部替我購買禾花（註）；不過這件事要小心

註：當禾稻開花時，貧窮的耕戶因為急切要錢用，便以低賤的價錢把禾稻賣給人家。叫做

賣禾花，將來收成多少，都是買主的事。

些，切不可張揚。——你懂麼？」

「唔唔，我懂得，我懂得。」

陳大爺推開門走進屋裏，反手掩了門，突然暴怒地大聲喊：

「喂！人來！拿手電來！」

綿密的黑暗封閉着他底眼睛。他定了定神，心裏狠狠地想：

——張明達這個老奸巨猾！原來他已向縣米運會領了一百石米，却瞞着我！他曉得現在全杉寮村的人都盯着我。他故意不拿出來，不舉辦平糶，叫大家都只管追迫我，而且又派人向我催收分款，使我週轉不靈：這計策好毒辣！哼，其實你蠢到連一隻豬都不如！一百石白米，怎能一口吞沒呢？

七

舊曆五月初一的早晨，杉寮村的平糶委員會舉辦第一次平糶。當張二婆來到開帝廟的時候，看見廣場上早已亂糟糟的擠滿人了。有八九個人爭着爬上廟門口那對石築的旗桿夾上，在時被噍噍地嚷着，好像一羣在樹上噪叫着的飛鳥似的。

「唉唷，丟她屁，這麼多人呀！」她婉惜地叫。

她竭力向廟門口迫去，要佔一個優先的位置。但人們底脊背和手肘都有力地阻擋着。她擠了半天，才挨着大門口右邊的石壁站穩了脚步。待喘息平定了，便轉身踮高脚跟向廟裏窺望；裏面還是靜悄悄的毫無動靜。

——難道改了期麼？二婆想。——然而，人都到齊了……

「啊哈，來了，來了！」有誰這麼沖經質地叫了一聲。

爬在旗桿夾上的那些人便好像飛禽似的紛紛撲下來。廣場上的人羣突然湧動了。大家都發狂地爭着迫近大門口去。張二婆死命用脊背抵着牆壁，一隻手舉起那攜來的預備盛米的竹籃，一隻手猛推開要靠自己壓過來的人體。

「你們狂什麼？」她叫。「手裏拿着錢，你愁買不到米麼？」

但前面的人體還是以狂濤似的姿態洶過來。無數變蒼白的眼睛在波浪裏攢動着。這恐怖的眼光好像完全凝集在她個人身上似的；而且，他們正在向自己撲來。這使她非常徬徨害怕。最後，她被淹沒在澎湃的人海裏，不由自主地給人家推到門口去。她底竹籃緊緊地壓迫着前面一個男人底屁股。那人好像給人踏着了尾巴的雄狗似的，突然跳轉身來大叫道：

「喂喂，丟你媽的屁我丟！擠什麼？擠死人啦！你們見鬼麼？這個是什差罷了，書記還沒有抽夠鴉片煙啊！」

這樣煩噪的等待繼續了很久。終於，有兩個鄉衛隊的隊員首先出現了。他們分站在門口的兩邊，用步槍將前面的人羣稍稍趕開。有兩個什差，將一袋一袋的白米從裏面搬出來，放在中門前面。隨後，鄉公所書記和事務員都陸續出場了。書記指揮兩個什差將一把長大的秤秤懸吊起來。接着，事務員便挽起一面銅鑼，跳上石檻去，密密地一

連敲了四五分鐘：向全杉寮村的人民宣佈第一次平糶開始了。

在異常震動的龐雜的聲浪中，一個女人底尖利的叫聲揚起來：

「賣給我，賣給我！我是最先來的哇！」

「哎唷，我不比你先麼？」張二婆明明認得這個女人是比自己來得遲的，便跳起來搶着叫。

她拚命衝前幾步，擠近那橫擺在門口裏的鋪着藍布的桌子旁邊，又機智地預先將兩張五角子的鈔票放在籃裏，然後舉起來，從那個女底髮髻邊遞出去。她瞧見書記只顧伏在桌上低頭寫字，便踮高脚跟，將那籃子推近他底眼前。

「這裏，這裏，先生……我是最先來的哇！」

竹籃的挽手觸了書記底光頭一下。他抬起頭來吃驚地叫：

「幹麼？幹麼？」

二婆連忙堆着笑容說：

「先生，求你先買給我吧！我全家人已經餓癯肚子了，都在等着我買了米回家煮飯的。我站到腳軟了，求你先買給我吧！」

書記用含恨的眼睛橫了她一眼，用手掌撫摸着受了冒犯的光頭，許久才問：

「買米證呢？」

二婆聽不懂他底話，以為他問自己要錢，便指着棹上的籃子說：

「在籃底裏，是兩張五角子的票子呢。只准買一升嗎？」

「買米證呀！」書記生氣地叫。

「吓？還要什麼證麼？你說什麼？誰說的？……」

她問了幾聲，見書記不睬自己，便有點莫明其妙。她以為籃裏的錢失掉了，便挺長頸子瞄了瞄：只見兩張鈔票端正正的放在籃底裏。

「你有什麼道理不賣給我？吓？我底鈔票假的麼？不是吧？我和你現錢交易，不是

……」

想不到書記驟然變了臉，他一手推開竹籃，站起來大喝道：

「走走走走！你不懂手續的，在這裏擾亂秩序。——走！走！」

張二婆給那兩個鄉衛隊用力扯了開來，陷在人堆裏又急又氣，渾身彪出熱汗來。她喘喘地呼吸着熱烈的人氣，心裏的憤恨與不平便更加熾熱了。她感到前頭那些買得了米的人都好像故意向她誇耀似的，將那沉重的米袋或竹籃高高地舉起來；而且覺得他們喝人家讓路的勝利的叫聲都彷彿存心激氣她似的。她想不通自己不但買不到米而且會被人家驅逐開來的理由。她越想就越不甘心，便又再拚命擠前去。但前面的脊背好像緊閉着的鐵門似的擋禦着她底脚步，四周的人羣如同樁柱一樣地夾迫着她。最後，她出盡了全身的氣力，簡直以一隻發昏的母雞底姿態直撲到桌邊來，把那隻籃子擲在書記的面前。

「買米！」她喘促地喊，一面用衫袖揩着額上的汗珠。「買米呀！——你爲什麼不賣給我？我有錢給你哇！」

「哼……你……」書記正要發作，却瞧見副鄉長底老婆擠進來，便笑嘻嘻地掉頭

對她說：「哦，大嫂，來買米麼？要多少呢？——怎樣這幾天不見副鄉長出來逛逛呢？」

梳着一隻時髦的圓髻，穿着淺藍色陰丹士林布衫褲的副鄉長老婆，笑微微地向着書記點點頭，便將一個荸薺形的精緻的格籃放在桌上，從懷裏先摸出兩張二三寸大的白紙來遞給書記，然後才摸出兩張農民銀行的一元票來。書記拿起那兩張白紙看了看，忽然醒起，便故意遞到張二婆的眼前，說：

「你睜大眼睛瞧瞧吧，這兩張就是買米證了。不論是誰，都要有買米證才可以買米的；這是平糶會的規例。你吵什麼？你有沒有這張東西呢？」

張二婆給他問得啞口無言，只反反覆覆的端詳着那張比鈔票還要貴重的買米證：那二三寸大的白紙上印着幾行字，當中蓋着一個日字形的紅硃圖章。副鄉長底老婆在旁邊厭惡地睥睨着她，後來便伸手奪回那兩張買米證。

「有什麼好看的！誰叫你不預先向鄉公所領呢！走開吧，不要阻礙人家啦！」

二婆知道沒奈何了，祇得懇求書記臨時發給她一張買米證。但書記沒有睬她，祇冷

笑一聲，便提筆在登記簿上寫了買米人的姓名，然後將那葶藶形的格監轉身交給負責秤米的什差，囑咐道：

「二升，秤頭足些！」

「……不就這樣吧，」二婆繼續央求道。「你收了我這塊錢，便叫人秤一升米給我吧。只要你收足錢便算了，我有沒有買米證，上頭那裏知道呢？」

書記聽到這裏，瞪着眼睛望了望衆人。他臉色一沉，便拍檯大罵：

「你說什麼？你閉嘴！你叫我私賣平糶米麼？你教我們平糶會作弊麼？你糊說！你構陷平糶會！丟你底屙，你還不給我滾——滾——老屍壳！」

平糶米很快便賣完了；大半數人都買不到米。有許多人和張二婆一樣幾次擠到大門口，都因為沒有買米證給驅逐開來。大家失望地互相用羞澀的眼睛瞪着，誰都不願做聲，只在石階上逡巡着，徘徊着，不忍離開這個富於希望的地方。廟裏面，辦理平糶的人們，跟着逐件收去的藍布桌子，大針秤，與及乾漚的米袋等物而漸漸失蹤了。只有掛

在中門上的那兩個「公所」地」一閒人免進」的木牌，嚴肅而且寧靜地監視着每一個觀望者。人們垂頭喪氣地向四周的田廛散去；祇剩下幾個有耐性的女人們和那些大胆的麻雀爭拚着遺棄在地上的米粒。

八

張二婆空手回來，在石子河岸的大路上碰見了她底堂表侄李慶材。他今天打扮得很齊整：穿一套整潔的靛青色的紡紗衫褲。左襟的口袋插着一枝墨水筆。一條銀白的錶鍊從口袋裏垂出來，懸掛在紐結上。兩腳穿着一對圓頭的黃色漆皮拖鞋。他底鬚髮是剛剃過不久的，使他底儀容顯得很光彩很神氣。他左手挾着一大疊冊子，右手挾着一支香烟，頻頻地送到嘴裏吸嚼着。他故意裝成很匆忙很緊張的樣子，告訴二婆他近日整天都在關帝廟聯合辦公廳裏辦公，忙得一場糊塗，差不多連拉屎吃飯都沒有空。他說着的時候

候，商號不時挪動，彷彿連跟鋪裏五分鐘的時間也沒有似的。但張二婆一見到他，便記起前幾天的事來，立刻追問他那一斗米什麼時候才有得領。

「快了！快了！」李慶材頭邊聲應着，但他沒有再接下去，却很關切地反問道：「哦，是了！你剛才一定買到很多平糶米吧？你們貴鄉的平糶會今天不是舉辦第一次平糶麼？」

張二婆攤開兩手，失意地對他說，她剛從關帝廟回來，買不到米。

「怎麼！」李慶材失驚地叫。「有現錢都買不到米？佈告上不是明明說每人可以買一升麼？——哼？這是什麼道理！——是不是人家欺負你呢？是不是你年紀老了，沒氣力和人家爭迫呢？」

「不，誰敢欺我？不過我自己沒有預先領到買米證吧了。」

「唔，對了！」他很有意思地嘆了一聲，一面在心裏說：——好了，已經推開她底追問了。

他抽搐着那脹熱的鬍哥鼻子，手指不歇地彈着烟灰。他低眼睛攢聚着，很神祕很深意地睨着張二婆。他瞧瞧四周，便走近她去，很親信地向她告密：這次張明達向縣米運會領了一百石平糶米。他佈告說，要將半數留爲本鄉鄉公所職員及團隊貯糧之用。——這無疑是巧立名目，其中一定有古怪。至於那幾百張買米證，張明達和幾個委員們都預先暗中發給了自己的親戚朋友與及村中有勢力有體面的人了。這幾天他都在關帝廟裏辦公，看着他們這樣的措施十分憤激，十分爲杉寮村的貧民抱不平；不過自己是外來人，俗語說「河水不犯井水」，自己不便出聲罷了。

「不怕說，」李慶材搖頭惋惜道。「你們貴鄉的鄉長真是……實在有點……——總而言之：做事不大公道就是！」

「是呀！真是不公道呀！」二婆贊同地叫。「事前又沒有通知人家要什麼證的；到時便罵人，趕人……」

她沒有說完，李慶材便跳起來大叫：

「他們竟敢罵你麼？竟敢趕你麼？——真真豈有此理！這些辦事人真可惡！——他沒有打你？要是他們敢動你一條毛，單是我李慶材便不肯干休！老實說，如果這一百石平糶米由我們義民救濟會負責辦理，我李慶材敢用腦袋担保，決沒有這樣黑——黑暗的——這不是我誇口，二孀娘你幾時見過我們辦事有這麼糊塗黑暗的？」

他說得口爽，却不料後面的一句話又提醒了張二婆。她立刻又問：

「材叔！那一斗米過幾天便有得領了吧？你們辦事一定很快的。」

「這個……很快的！很快的！」他肚裏失悔地叫：——糟糕！說錯話了。於是他急忙將錢頭兜轉來，說：「不過，如果真是由我們出頭辦理，那時你們又會怕我們『反賓為主』了。噢，辦公衆事真難呀！」

這時，有一個年青的客家婆担着兩大桶糞尿，從躺在初夏的燦爛的陽光下的田野裏走近陰涼的大路來。李慶材便慌忙地跳開路邊，摸出手帕來掩着鼻子；但兩顆眼珠却灼灼地只顯在這婦人底烘熱的紅潤的臉蛋和挺突的搖拽的胸部猛溜。等她底輕盈的脚步走

遠了以後，他很關切地問二婆道：

「這位阿嫂是誰底老婆呢？噢！她底氣力真夠！我看她那担東西一定有七八十斤重的。」

二婆這次沒有上他的當，只管追問他那斗米。李慶材知道沒辦法了，便眨眨眼，想辦法推搪她。他使出從前做「狀棍」（註）的本事來。他打開挾在手裏的冊子，很確實地指給二婆看——他明明知道這個客家婆不識字的——他說這本冊子裏都登記着所有這次報名買米的人底名字，現在只等救濟會的全體委員簽名蓋章，和義民自治辦事處主任陳瑞庭大爺審核過，又蓋了大印，便做一封「公事」，將這本冊子呈給縣政府；等縣政府派人親自來查過沒有作弊之後，縣長便在「公事」上批了「照准發給」四個字，發交縣米運會辦理；米運會核算過人數與米數沒有錯……

「要這樣費事的麼？」張二婆截斷他底話。「不如就發買米證吧，只要材叔你預先

註：以替人打官司吃飯的光棍。

通知大家……」

「不行！不行！我們救濟會辦事比得你們平委會這樣糊塗的麼？可以由三幾個人暗中把持的麼？」李慶材嚴重抗議，而且提出警告道：「如果上頭派人來調查的時候，二嬸娘你要千萬個當心呀！你最好預先學會幾句朝州話，要不然到時露出馬腳來——哼，虛報名額！不但我李慶材要受頭，就是陳大爺都要坐牢呀！唉，你還不知道我替你做了這件事情担了多大的驚恐！」

張二婆給他嚇得瞪着眼睛，千謝萬謝地感激他。李慶材心裏很高興，覺得自己臨時編出來的理由很充分，一定同樣可以推搪其他追問的人。他側側地仰着臉，映着眼睛，在短速的瞬間回憶一下剛說過的那一大套繁複的手續和幾個機關的名稱；覺得一句都沒有忘記，便非常安心。但爲嚴密起見，他又着重地加說道：

「這些手續很簡單的；只要接到米運會通知我們去領米的公函，便很快的。」

「大約再過六七天可以了吧？」她底聲音是迫切的。

「很快的，很快的，我盡力替你們趕辦就是。——有多快便多快！」他一面說一面提示自己：——走吧！於是，他輕輕地移着脚步，準備轉身走了。

張二婆再不能制止自己的惶急與悲哀了。她全身顫抖。那雙模糊的老眼迸出淚水來，乾癆的嘴巴因為急於要嘔出鬱結在心裏已久的慘痛而痙攣地抽搐着。她捉着堂表侄的衫袖，嗚嗚地哭叫道：

「唉，慶材叔！你究竟叫我等到什麼時候呢？我快要餓死了！我底明牯和葉瑪餓到眼睛都凹陷了！我們吃黃狗頭已經吃到脚腫啦！唉唉，你瞧，你瞧！他們現在還等着我買米回家煮飯呢。唉，那個賣米的該死呀！死後給打落十八重地獄呀！唉，材叔你救救我吧！我沒得吃呵！嗚嗚！我慘絕呵！嗚……嗚……！」

李慶材瞪着眼，毫不動容地傾聽着。他本待要走，見張二婆這個樣子，忽然靈機一動，便立刻顯得非常感動地用好言安慰她，而且委委婉婉地游說她，何不出賣幾畝禾花，得點錢暫時維持一下？但張二婆不加考慮，便凌厲地聲明，她決不肯賣；因為現在

的禾花是幾十年來罕見的盛開，這一造的收成可以抵得往年三造。只要捱到割了禾以後，她便可以償清所有的債務；而且從下半年起，每天早、晏、晚三頓都可以吃得飽飽的了。

「能夠收現穀給然好。」李慶材說。「不過現在到收割的日子還遙遙長，難保沒有風雨……」

「哎喲！你不要說……」張二婆急忙用手掩住他底嘴巴。「你們年青人的口舌真是……」

「你說得真好笑！——這是天老爺的事情呀！耕種的人那個不是『看天卜卦』的？而且，在五六月天裏攪風攪雨，是最常見的事情；你說那一年沒有？所以我說賣禾花的都是頭等的聰明人；錢雖然收不到十足，但總先抓住一個實數呀！」

「我不賣！」二婆第二次叫。她漸漸察覺出這個堂表侄正在向自己打主意，便不由得生氣起來。

李慶材詐作沒有聽見，很沉着地，從錶袋裏掏出一個銀壳錢來，看了看，便把牠揣得瀝瀝地響；然後又整理一回喉頭間的紐結，挾好那疊冊子，拍了拍剛才給二婆扯爛了的衫袖，才滿不在乎地說：

「我不過臨時想起，隨便說說吧了。如果二孀娘想清楚了，我可以負責替你向人要高點價錢的……」他見二婆全不動容，便故意掉轉身——但眼睛却沒有離開她——而且追一句道：「你又不是沒辦法找錢的，爲什麼一家人要餓到這麼半生不死呢！」他睨見她態度堅決，知道沒有希望了，心裏一氣，便決然說：「好，我走了！」

——只差二十多天都捱不過麼？張二婆在回到張氏宗祠的那條田基上走着，想道：——聽說村裏很多人已經賣禾花了。他們笨呵！葉瑪也說過要賣三畝。哼，我寧願死捱，我要翻身！

她這樣下了最後的決心，心緒便慢慢安靜下來了。她底瘦弱的身體浸浴在中午的燦爛的陽光裏，乾涸的鼻子愉快地呼吸着清沁的稻香。她底浮腫得像蟹背似的兩腳快輕地

撩掠着戴着金飾的在田基兩傍搖拽着向行人獻媚的禾苗。

九

有一天，黃青葉得到李慶材的僱請，訂明兩塊大洋一塘路的價錢，替他担東西到接近淪陷區的擊壤城去。清早，月亮已經沉沒了，天明前的黑暗濃重地降下來。在杉寮村外僻靜的山脚下的一間荒廢的祠堂裏，黑壓壓地擠滿了人。四五簇斜插在牆壁上的箭火必剝剝地燒燃着。熊熊的火光在攢動的人頭上跳躍着。噹噹的魔鬼似的人影在牆上伸縮着。在正廳裏，穿着黑膠綢短打的那個鄉公所自衛隊的隊長李少階，正在暴躁地指揮着一羣拿着扁担和繩索的人逐個走去左廂房那邊。在左廂房的門口，李慶材嚴肅精明地監督着房裏的人將一包包白米搬出來。他將每兩包分配給每一個担伕，然後叫他們用繩索紮好了，担到兩邊廊下放下來等候着。

黃青葉坐在右廊下的泥地上，脊背挨着一條石柱，兩手圍抱着膝頭。她仰着兩隻大而無神的眼睛，透過廊瓦上的破洞，凝視着顫抖的晨星。

——九塘多路，今晚轉不得了。她想。——在城裏過一夜，第二天清早到街上逛逛，看看米價怎樣。丟她屁，我要買七八升白米回來，叫阿媽歡喜得跳起來……唔，要配得買兩盒火柴；有便宜的花布也剪幾尺。——不過，這個慢一點才說吧，現在還談得上造新衫麼？我要——「喂喂！你幹甚麼！丟你的屁，走路不帶眼睛的！」她給人踩了一下，便失魂地跳起來，忿忿地大聲罵。

一個担着米包的女人，在青葉面前踉蹌跌倒。一個沉重的米包掉下來，差點兒沒有壓斷青葉的扁担。

那女人一面狼狽地整頓着米担，一面懊喪地連聲說：

「靠啤！靠啤！」（註）

註：朝州話「哭爹」的音譯。即倒霉，糟糕的意思。

青葉馬上認得這個是懂得說客家話的貧窮的朝州女人。——她因為不願意記起自己年青守寡的悲哀，便不高興人家叫她做陳大嫂，而硬要全村的人稱她做貞姑的。青葉連忙站起來，幫助她縛好米包，招呼她坐在自己的旁邊，而且抱歉地笑着說：

「你也來麼？猜不到是你呢！」

「工錢好呵！什麼時候見過兩塊大洋一塘路呢？」貞姑風騷地笑着，溜着那雙淨露的大胆的富於色情的眼睛。她一面說，一面用手掌抹去地上的雀糞和泥塵，用笠帽墊着屁股，和青葉並肩地坐下來，問道：「你這担東西重不重？我底重得要命啦！我怕捱不起呢。」

青葉好像忽然記起什麼似地，將嘴巴湊近貞姑的耳朵，低聲問：

「喂，你知道麼，你們陳大爺什麼時候放了這麼多米在這間爛祠堂裏？」

「鬼知道！有錢人家，那裏沒有他的錢？他們在廚房廁坑裏都會埋藏着金缸銀缸的。你問得真傻！」

天色已經大亮了。三十幾個人吃過一頓豐富的白米飯之後，李慶材便忙着催大家起程。他拉着李少階耳語了一陣，叫他領頭走在前面；然後又分派兩個中年的朝州漢子在十幾個担伏的中間插進去。等到隊伍開始行動了，他便敞開那淡藍色的米通紗的衫襟，露出貼身的那件雪白的綾緞內衣和那條緊纏着腰圍的蔗青色的縐紗腰帶來。他足蹬一對薄底黑帆布鞋，左背上掛着一把黑緞雨傘，迎着夏天的早晨的涼風，大踏步跟在隊伍的後面。

担米隊在曦微的晨光中行進着。牠繞過一個大叢林，從黃坑村的背後通過，便漸漸進入巉岩的山徑裏。隊伍的行進是迅速的，但李慶材底催趕的命令還是在後面頻頻地蕩起來：

「快呀！快呀！走過了四塘半路才准大休息呀！」他氣喘喘地嚷。

他本來也不慣走得這麼快的，但他明明知道，這六十包米，在這附近一帶，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不幸和危險的。因此，他必須以最迅速秘密的行動通過這四塘多路，而

到達了可以暢行無阻的地方。

李慶材有這樣的才能並不是偶然的。他底父親曾經做過一任蕉嶺縣的縣長。他自小在衙門走慣，熟透了官場中的門路，諳通做呈作狀的秘訣；長大起來便成爲一個以拆案加案聞名的大狀棍了。只要他得到錢，他能夠將一件用斧傷人的重案，改做「甩」（註一）斧傷人，使兇手能夠無罪釋放；同樣地，他又可以一將個偷割禾稻的竊賊，改用偷割「穀種」的罪由，而加重他底徒刑。不過，他後來覺得毫無出頭的機會，又不能找大把錢，便依從一個可惜他底天才的朋友底勸告，決心改行做「老遷」（註二）。他和幾個同道們聯羣跑到廣州河南與及大箕尾，和香港，深圳一帶混了幾年。那時，他錢雖然找得多，但都是左手來右手去；而嫖、賭、飲、蕩、吹各種玩意，反而愈染愈深，無法戒脫。到民國二十五年前，政府下令全國禁賭，李慶材便馬上宣告失業；而且不久便淪爲

註一：廣東俗字，即無意脫掉的意思。

註二：一種出手大方，手段高明的賭博騙子。

「阿泡」(註)了。有一次因為做生意失手，給警察捉到公安局去。法官判了他三個月的徒刑，又在他底左腿上刺了一個永不褪脫的藍色的好像銅板那麼圓大的竊犯印。

三個月的徒刑滿後，李慶材恢復了自由。當他出了南石頭的懲戒場，回到西濠口的時候，又碰見許多從前的道友，都慫恿他再次和他們合作。怕得李慶材連夜搭廣九快車逃避到香港去。他想到自己本來是清白世家，書香子弟，不想現在竟然墮落到這個田地；而大腿上那個藍圈，更是奇恥大辱！他嚴厲地警告自己：不要愈沉愈深；應該及早回頭，重新做過一個上等人。於是他暗中叫醫生割掉那不名譽的記號，決然搭船回汕頭來。那時，剛巧陳瑞庭從南洋發財回來不久。他便以表弟的名份去投靠他。開頭，他在陳瑞庭開設的龍泉茶莊裏當一個「三手掌櫃」。因為他已經立心做好人，做事勤謹精細，待人謙恭有禮，便漸漸被主人賞識。況且李慶材又是個心思精巧，詭計多端的人，常常把握時機，向主人提供些一精關的計議；使陳瑞庭越發重用他。

註：小竊扒手之號。

不過，他底天才的充份顯露和發展，還是在跟陳瑞庭到杉寮村後才開始的。真的，陳瑞庭能有現在的聲勢名位，大半都是李慶材從中策劃的功勞。就說這次六十包白米的脫手吧，也是他在陳瑞庭面前極力慫恿和主張的。他覺得陳瑞庭和張明達幾個雖有資本與雄心，但做事毫無思考和計劃。昨天，明明看到日本人炮轟天洞墟，但他們還是死抓着貨物不肯脫手。他們全不顧慮駐在杉寮村的軍隊有多少；更沒想到現在早造豐收，當新穀登場的時候，米價一定回跌的。……

——你陳瑞庭有什麼本領？李慶材自負地想。——夠運氣吧了。你有什麼計劃？有什麼想頭？要是換我李慶材來，——哼，我就不是這樣幹法！你瞧吧，我李慶材只要有二千塊錢，便會生龍活虎似的飛跑了，還在這裏當你陳瑞庭的走狗麼？！

他這樣想着，便頗有點「功高壓主」的思想，連陳大爺也瞧不在眼內了；而且抬頭一望，只見前面的這在自己統轄指揮下的隊伍，此刻正在一條龍似的爬過山坳去，便更加覺得自己偉大了。於是，他又興奮地叫起來：

「快呀！快呀！趕到橫溪才大休息呀！」



隊伍在路邊一間茶亭的門口歇下來。李慶材很慷慨地拿出五塊錢來請三十個短伕飲茶食餅。他看着他們這麼歡狂地爭搶着自己底佈施，便歡快得全身震動起來。他覺得自己現在無疑是這一羣中的主人或領袖，自己有權力指揮和役使每一個人：隊長李少階不過是一個副手，有什麼意見都要預先商得自己的同意才敢實行；那兩個中年漢子，無疑是兩名嘍囉，他們沒有什麼意見，也不敢向自己說什麼意見；至於那三十名短伕，就更不在話下了，他們都是他李慶材治下的人民和奴隸。

隊伍又開始行進。李慶材更加高興了。他想着這六十包白米，就快完完全全脫離險地，以後，便沿着一條平安無事的大路到達目的地了。於是，一半是爲了要舒展一下剛

才緊張的神經，一半是他下意識地要享受一下作爲主人的威福，他快樂地大聲叫：

「喂，你們這些客家婆呀！爲什麼不唱山歌呢？唱呵！唱山歌開心呵！」

「唱你底頭！」背葉罵他。「人家担到累死了，誰有你這麼快活！」她走在隊伍的中間，故意歪戴着笠帽，遮擋着從側面射來的酷熱的太陽。她底鼻尖和額頭冒出汗珠。她雖然覺得有點累了，時不時要將那沉甸甸的柚木扁担從這邊肩膀移到那邊肩膀，但她還竭力維持着挺直嫵娜的腰肢和輕盈勻循的步伐。

「大家不是已經吃飽飯，食夠餅，飲夠茶了麼？唱歌又不用花氣力的。你們害羞是不是？來，來，來，讓我來先唱個開頭吧！我唱的是正宗梅縣山歌，唱得不好，不收錢。」李慶材只管開玩笑。

「好呀！好呀！讓我門聽聽潮州佬唱山歌呀！」

十幾個客家婆齊聲和起來。她們嘻嘻嘩嘩地挪揄李慶材，要他走上隊伍的中間唱。李慶材只是躲在尾後，他自己按住肚子嘻笑了一回，便吐了一口痰，又打了一回咳嗽，

突了笑，才正正經經地唱了一句，但唱到第二句，就忍不住漏出笑聲來了。他唱道：

買對燈籠~~~~~拜祖宗~~~~~，

燈籠~~~~~不好掛當中呀；

恁好燈籠~~~~~無蠟燭呵~~~~~，

恁好姑娘~~~~~沒老公哦！

他底衷心大笑，被十多個女人底爆仗似的龐雜的笑罵和詛咒覆滅了。其中寡婦貞姑，認定李慶材是有意借題來挑撩她嘲諷她的。她給氣到臉紅耳熱。她伸手撥了撥前面黃青葉底雄鷄尾巴似的髻尾，說：

「洪嫂，他這個死人頭抵殺！你替我唱歌罵他！唱吧唱吧！懂得唱的怕什麼！」
黃青葉想了想，便突然將一串顫抖的歌聲拋在空中。

山歌唱來～～～得唔差呀～～～！

山歌原屬～～～我客家唉呀。

山歌～～～若係～～～不識唱呢～～～。

不好學人～～～口花花囉！

縷曼的歌聲過後，哄然的歡笑跟着飛起來。大家七嘴八舌地慫恿李慶材唱對答。但可惜李慶材的山歌並不是從肚子裏創作出來的；他響了一炮便沒有第二砲了。青葉見他沒有答過來，便又縱聲大唱道：

山歌唱來～～～罵阿哥呀～～～。

山歌何用～～～唱太多唉呀；

山歌~~~~~若係~~~~~擦得妹心動呀~~~~~
耕田~~~~~不使用牛拖囉。

「好呀！呀好！罵得好呀！」貞姑大聲喊。

「阿喺！慶材叔唱輸了！阿喺！不識唱對答就不好學人口花花囉！」

李慶材在後面只是笑，做鬼臉來掩飾自己底羞赧。他只管嘻皮笑臉地說：

「你們自己唱吧！我不過替你們唱個開頭吧了。」

他底發動果然得到意外的響應。在隊伍的前頭，有一個少女扁起喉嚨唱起來了。她底歌聲是做作的，賣弄的，扭扭捏捏的——

太陽~~~~~出來~~~~~熱難過哇~~~~~

雨個~~~~~心肝~~~~~不算多唉呀：

一個心肝~~~~~願工作呵~~~~~，
一個心肝~~~~~願阿哥哦。

出山~~~~~只見籐纏樹哇~~~~~，

入山~~~~~又見樹纏籐唉呀；

樹死籐生~~~~~纏到死呵~~~~~，

籐死樹空~~~~~死也纏哦。

一唱得好，唱得妙，唱得呱呱叫，唱得夠味道！李慶材在後面拍手大叫。

大家正在吵吵鬧鬧，嘻哈大笑的當兒，前頭的隊伍突然停止行進。黃青葉只顧低頭看着自己底兩隻腳板機械地交替着，不提防前面那個同伴驟然住腳，一個裏踏，那扁擔差點兒沒有撞着他底背脊。她抬頭一望，只見前頭岔路口，一個士兵正在橫着上了刺刀。

看着自己底兩隻腳板機械地交替着，不提防前面那個同伴驟然住腳，一個踉蹌，那扁擔差點兒沒有撞着他底背脊。她抬頭一望，只見前頭岔路口，一個士兵正在橫着上了刺刀的步槍，攔阻着穿着短打的少隊長季少階。

「糟糕，檢查呀！」一句話從隊伍中低低地傳出來。

十一

半點鐘以後，擔米隊被七八個士兵押解到附近一個富庶的鄉村裏，在一間大祠堂的門口停住了。李慶材馬上跟着剛才一定要檢查的那個班長走進裏面去，其餘的三十三個人留在打禾場上，被一個荷槍的士兵，在禾場的邊緣監守着。短伙們無聲地放下扁擔，大家都沉鬱地坐在溼熱的地上。疑懼和不安濃重地掠過每個人底心。憂慮的眼睛互相提示着。但當片刻的無邊的沉默過後，吱吱吟吟的人聲又難抑地逐漸放恣逐漸高漲起來了。

「正，正當的！正正當當的！大約正當的吧？」

「爲什麼……」

隊長慌得連忙用手制止她，用腳撥了撥她，而且用眼睛喝她走。荷槍的衛兵走近來，向青葉橫了一眼，喝道：

「走開！圍着來吱吱吟吟幹什麼？你們開會議麼？」

人聲立刻沉息了。人們在毒辣的太陽底煎熬下苦悶地呆坐着。從照壁上反射下來的那一派不可迫視的陽光，混合着從禾場上升起來的濃烈的熱氣，把這三十幾個人好像麵包似的那烘着。一隻壯大的黃狗從屋裏走出來，嘴邊垂掛着長長的濕滴滴的舌頭。牠用錯愕的眼睛看着這羣人，怯怯地嗅了他們一回，便懶懶地走回屋裏了。

黃青葉空悶地坐在一個米包上。她底心被憂疑蛙食着。她縈縈迴迴地想着剛才李慶材怎樣拿出那張放行證來；那士兵怎樣翻起臉來，什麼「奸商」「走私」的大罵李慶材這頓，與及那班長怎樣硬要帶李慶材到這裏來……

——他們爲什麼這樣呢？不過，慶材叔爲什麼又要送錢給那個班長呢？——哼！她抬起頭來，又瞧見隊長先生慌慌地蹲在牆下。他底被太陽烤紅了的臉孔滿佈着皺雲。——哼，慶材叔一定給軍隊抓去了……

「禽她戾，熱死人啦！腦袋都給晒爆了。——有一個人煩躁地叫出來。

「李慶材這死鬼頭還不出來！究竟怎麼攪的？我們走吧！難道要將我們兩人乾麼？」

大家正在站起來發氣地亂叫的時候，李慶材走出來了。他底臉頰非常紅潤，眉梢眼角都洋溢着喜悅的顏色。他笑嘻嘻地站在門口的石級上，望着衆人得意地搓着手。李少階連忙走過去和他說話。人羣的騷動馬上停止了。幾十雙驚異欣悅的眼睛盯着他們兩個談話。大家都明顯地看到隊長臉上底愁雲慢慢地褪淨了，而且泛出明朗的愉快的氣色來。他們兩個咕唧了一會，李少階精神奕奕地跳開來，催促大家起程：

「起膊啦！起膊啦！還要趕幾塘路呀！」

青葉和貞姑兩個因為去找廁坑，回來時，隊伍已經開始行進了。她連忙担起米包，趕上前去。李慶材轉身看見她們兩個，便瞪着醉紅的兔眼吃驚地叫：

「呵，你兩個怎麼走在後面的？」

「你們阻住人家呀！人家不好意思趕過你們呀！」青葉說，一面掉直了了扁担，側身，從李慶材身邊閃過。她嗅到一陣醉醺醺的酒臭，使她幾乎作嘔。

「快追上去！還有五六塘路呀！」他喝着，一面撐開黑緞雨傘。

十一

太陽在草原的邊緣慢慢沉下了，映射出扇形的豪光。整個天空是淡黃色，但很快便由淡黃色變化到金紅色了。無數鑽着金邊的雪霞好像地球似的燒得滿天通紅，使草原的顏色染上一種健康的紅潤。千百隻雀兒在天空上旋舞着，大胆地在人們的頭上或身

旁掠過。牠們一時密集，一時散開，一時互相追逐着，一時却全體停止在空中；但立刻又亂糟糟地翻飛起來。不久，紅霞熄滅了，天空幻成美麗的紫藍色；但慢慢又暗下去。蒼灰的暮色從四野升起來，緩緩地吞蝕着整個宇宙。飄渺的東風，在這個時候帶着不良的牽曳鬼祟地竄來了。開頭，他輕柔地感吹着勞動者底疲累脹熱的軀體；但不久，便愈來愈無情，愈兇戾了，竟然將他們底衣服撕扯得絲索發響。

担子底無聲地走着。從每個人底肩膀兩邊伸出來的有彈性的扁担，使這個隊伍逐漸成一條飛快地爬行着的巨長的蜈蚣。短伕們已經疲累不堪，但因為知道目的地快到了，脚步反而加速起來。這時，天色已完全暗黑了。遠遠地，鑿壞城裏的燈光，疏疏落落的好像計廟裏的香燭似的。有一顆雪白的燈光在許多點暗紅中閃耀着。牠底散射的光，追射着夜行人底眼睛。

「到了！這不是城裏大興茶樓底煤氣燈麼！」黑暗中，有一個人底叫聲飄起來。隊伍底沒在黑暗裏，只有雜踏的脚步聲證明着牠仍然在急速地行進。人們底兩條腿

盲目地機械地跑着。每個人都定睛地認着前面的同伴底晃動的帽影做行進的指標。——但帽影突然停住了。黃青蕓這次直撞在一個女同伴底背上，一個踉蹌，差點倒下來。

「見鬼！」她咒道。「爲什麼不走啊？又是檢查麼？」

一陣風將前頭一個女人跟李少階的爭吵聲吹過來——

「這邊走呀！」女的叫。「這條大路才是進城去的呀！」

「不！直走沒有錯的！」隊長堅決地叫。

隊伍的後面，馬上飛出李慶材底有力的呼喊：

「跟小路直走呀！不要進城啊！大家跟着李隊長走呀！」

「慶材叔！」青蕓回頭叫道。「你不是叫我們担到擊壤城去的麼？怎麼現在又說不

進城呢？究竟要我們担到那裏去的？」

「快到了！只有五里，五里……因爲太夜了，恐怕進不得城呀！」

她心裏充滿了疑惑和憤激。無端端地憎恨着李慶材；而且對於他底油嘴滑舌與及支

善鬼祟的態度，開始了一種笨能的疑懼和戒備。她忍不住回頭低聲對貞姑說：

「阿貞，你用朝州話問問他，這些米究竟送到什麼地方去的？」

「問他幹麼？他這個人鬼頭鬼腦的！」貞姑忿忿地說；又關切地問道：「你冷麼？刮風了。」

當青葉帶着彷彿要找尋嫌疑犯的證據似地竭力回憶着李慶材在白天的的一切態度與行為的時候，便越來越覺得他底古怪可疑了；於是，越發不能平息自己對於日間所發生的各個事象底蒙昧的推測和判斷。但這些事象是非常紛歧錯雜的，好像是毫不相關的；而且似乎可以互相解釋的：這使她難於找出一個認為絕對適切充份的證據來。

直到黑夜八點鐘左右，担米隊幽靈似的通過一個寂靜的墟場，鑽入墟後一個陰黑被風吹攪得騷鬧的柑園去，來到一間被柑樹圍繞着的二層樓的房子門前停頓下來。原來已經有四五個人站在石級上等候着了。一個穿白色長衫渾身鄉紳氣派的大個子，用劍光似的手電筒照射着他們。李慶材一到，便連忙跳上去和那鄉紳握手，很抱歉地向他咕嚕着

天曉得的那州話。後來他聽身命命李少聲，叫他管監着那六市包白粉，便和大個手鄉紳一起走進屋裏去。

屋裏面，燈一盞放在壁上，汽燈照射得好象白晝似的。有幾個人影在白牆上跳躍着。從門口兩邊的窗格子玻璃透射进来的雪白的燈光，如像探照燈似的衝開圍裏的綿密的黑暗，直照着加緊地舉着的手和顯露出來的短伙底着白的臉孔。短伙們縮瑟地坐在椅桌下面。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身上底衣服太單薄了。

白隊長發命命李少聲，短伙們依着次序，逐個逐個將米包担進屋裏去。第十一個輪到黃青樂。他將米包担到大廳去。便有一個大指點他推進後座裏去。但担到裏面時，一個小伙子又將米包担上二樓去。他帶着洋子紙燈和氣担上樓來，只見後樓兩邊，都重重疊疊地擺滿了米包，中間只留出一條路來。他帶着身走到前樓來，又見地堆放着米包，那兩個神氣的中年漢子和那外後進水正正孫姓特地疊着。黃青樂將米担放下，便找李少聲討路。他帶着見他手首的兩個小差漢，和剛才那個鄉紳正在站着同一個坐

在公座椅上的穿着白衫白褲的男子說着什麼。棹子上的盞火油燈，正被窗外灌進來的風吹得明暗不定。只見那男子向李慶材作了一個拒絕的擺手。李慶材便急忙從腰帶裏檢出一封信來呈給他，又回頭對鄉紳說了幾句。那鄉紳便向那人咕嚕了一回。

「慶材叔，請你給工錢我！」青葉走近門口來，笑着說，一面偷偷瞥了瞥那人；他穿着白絨的番衣服；黃斑色的鴨舌帽低低地遮壓着又鬆又大的臉孔。顴骨和顎骨是這麼嶙嶙的。睛眼是小氣的，好像豬底似的靦靦的。……

「噢噢！你跟我出來！」李慶材慌忙跳開來攔着她。

青葉收夠了工錢，便拿着扁担和繩索走下樓去。她覺得剛才那個男子很古怪。他底面目既不像朝州人，也不像客家仔，更不像「白話佬」（註）。而他底服飾與態度，却有點像剛發財回來的「南洋伯」，或下鄉的官吏，或城市的學生；但他底兩手交抱在胸前，用兩隻手指夾着香煙顛下顛下那一種輕佻下流的姿態，却像個流氓；然而認真推測

註：即廣州人。

起來，又彷彿什麼都不像了。

「哼，古怪！他是什麼人呢？」

十二

沒有月亮和星星，沒有色彩和形象，宇宙彷彿原是這麼空洞的，無涯無盡的黑暗似的；只有那大風底暴戾的奔竄和縱情的喊叫證明着牠底存在。深夜，風聲刮得更大了，在杉寮村的峭谷裏呼吼着，搖撼着山岳，樹林，和一切。箭豬崗上的松林，一面以鱗吻的姿體和勁風扭纏着，一面癩癩地搖着蓬頭，向山下的人民發出淒惶的警報。

六月的東南沿海區的風颶摧毀着杉寮村。

住在義民區那間精緻的杉皮小屋裏的陶璫庭大爺正在焦躁地在小廳裏踱方步。他在入黑的時候，查問過幾個善於觀測自然的農民之後，便知到這一場風颶是必然到來的

了。他想馬上下令叫那些賣了禾花給自己的耕戶立刻替自己割穀。但是糟糕！他自己連賣的人是誰，與及數量多少都完全不知道；因為關於買禾花的事情，從開始便交由表弟李慶材經手辦理的。他今早押運白米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這使陳瑞庭急得頭脹腦熱，大鼻子鬆下鬆下的，上唇顫地搖動着。他垂着頭在小廳裏踱方步，頻頻眯着眼睛。每當一個風颶滾來的時候，他恍惚覺得這一切從自己底心裏發出來的叫喊似的，使他登時昏曠了一陣。他內心非常躁暴，懊喪。他痛恨自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財產的毀滅而無法挽救。他曾經想到，最好的辦法是去請鄉長張明達幫忙；叫他責令各耕戶馬上替自己搶割禾穀。但後來想起這個狡猾狹窄的襟兄，原是自己的勁敵，彼此向來都是明和暗鬥的。如果現在去乞求他援助，無疑是向他示弱投降。

陳瑞庭是一向認購不起自己底敵人的，常常自負能夠壓倒寮村幾個一二等的領袖把握在自己的手裏。他雖然和張明達幾個台夥做生意，但他底手段是比他們更高一等的。他瞞着他們，將每次私運出口的白米暗中賣給一個以前在汕頭辦茶葉出口時認識的台灣

商人；而且從他那裏，換來了一大批便宜的貨物，暗中發賣給各大城市的商店，已經賺了不少錢。——他有這麼的一個理想：要在一年以後，將杉寮村附近幾個城市的財富都集中到自己的手裏，要併吞朱善餘，張明遠與及李本初等幾個大地主。這個計劃的開頭無疑是困難的。首先，他就必須拿出一大筆現款來應付他底同夥和各方面。不過，後來憑着他底天賦的高厚和魄力的雄偉，苦心經營，東拉西扯，總算將過渡時期的經濟上的困難慢慢地克服了。然而爲了要填補那一千二百多個善民購買的平糶米，他曾將最後的二千五百塊錢以便宜價錢買了約佔杉寮村三分之一那麼多的禾花。此因他對於這次早造的豐收是懷着無窮的希望。它不但可以解救他底經濟上的危機，而同時可以打擊杉寮村的幾個富農，使自己底理想更快實現。但是，正當早造快要收割的時候，却平空來了這一場搖天撼地驚心動魄的風颶！

孩子和老婆都在房裏睡熟了。他一個人還在小廳裏踱來踱去。他非常亢奮，激動，沒有感到半點疲倦和睡意。廳中央，在黑漆的小圓棹上的那盞洋油燈閃下閃下的。在一

時明亮的燈光中，顯現出陳瑞庭底紫漲的肥臉和廳裏的細小的金屬的家具底燦光，但立刻又隱沒了。當他痛楚地傾聽着屋外面那瓜棚上的瀟沙瀟沙的風聲的時候，便幻想着自己底穀粒，銀幣和鈔票被奢侈他吹擲在地上所發出的悲鳴。他突然又理智地想到這已經無法挽救的事實了，現在擺在面前的急迫問題，是再用什麼方法來填補那一批再難推延的義民米數。他竊竊地欣幸着自己彷彿得到預兆似的，這次懂得要求那個台灣商人將這六十包白米的價錢以現金發給。雖然，以前他們是訂明以貨準錢的，不過自己已經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叫李慶材當面遞給他了……他想到這裏便無端地憎恨李慶材。他非常責怪他不應該忘記禾花這件事；他應該在看到刮風之後便立刻趕回來的。但這該死的李慶材竟然沒有回來！因此他開始判定他並不是真心輔助自己的；而且甚至疑懼自己這個除了善事以外便什麼都高興做的好表弟一定會將那整萬塊米錢挾帶私逃。

——啾，那家伙……他心裏狠狠地罵道。

他底暴躁顯然不能再掩藏了。他想發氣，但又沒有對像；這使他更加難耐。他氣衝

衝地直闖出去，要抓李慶材回來。但當他開開木門，便給猛烈襲來的風颶撞得踉蹌一下。他嚇得急忙用兩手撐着門。街外面，尾隨着風聲的是瓜棚被吹塌的轟然巨響。有一根飛起的竹竿打中屋頂的玻璃小窗，砰的一聲，一片破碎的玻璃正落在陳瑞庭底頭上。

十四

在張氏宗祠右偏間小房裏，張二婆好像一個石人似的站着。她底蕙喪的眼睛，在一枝飄搖的箭火底映照中好像兩顆藍綠的燐火似的閃爍着。她正在憤憤地諦聽着沿釋迦藤底流脈馳聘而來的大風底魯莽的脚步。從兩隻耳朵的聽道頻繁地灌進來的呼呼巨響，殘酷地轟炸着她底神經。她底心抽搐着，漸漸膨脹着，彷彿一下子就會爆裂似的。

「唉呀，打風颶呀！」她低扼地喊。又親切地聽着一團大風從箭豬崗上滾下盆谷來，發狂地咆哮着。……遠處有樹木被吹折的聲音……正廳屋頂上，有幾塊瓦片給吹下

大天井來，砰噠地響。……「唉呀，風——颶——呀！」

她底眼睛更加藍綠了。她全身彷彿失掉抑制似的痙攣着。她站了許久，便突然開了房門，直衝出巷口去。她搖搖擺擺地站在石路上，用兩手遮着前額，擋禦着迎面捲過來的的大風。闊大的衫袖蒙着她底頭，貼着她底眼睛。她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幾步，企圖挨靠着什麼來支持自己，但却沒有摸着。她心裏一急，便索性低着頭直衝前去。

她顛巍巍地爬上張氏宗祠背後的山坡，爬到她自己的那塊梯田的旁邊。一陣大風掃過來，禾田馬上掀起湧盪的波瀾。禾稻發昏地搖舞着，亂糟糟地偃伏着，發出嘶嘶沙，嘶嘶沙的慘叫。張二婆因為懼惶過度而渾身打戰。她好像一個要求愛撫的小孩子似的張開兩手，用一種虔敬的迷惘的慢步走近禾田來，而且好像一個悔罪的教徒似的跪在田廬上，用兩手緊緊地擁抱着那些抖索的禾稻。

「天哪！觀音菩薩啊！」她悲切地叫。「你定風吧！只要你肯定一定……」她淒楚地哽咽着，用自己底烘熱的皺臉溫存着懷抱裏的受驚的禾稻。

整個世界好像一個患瘧疾的巨人似的在急促地喘氣和全身顫抖。黑蒙蒙的樹林好像無數的山魁似的撲來撲去，發着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嘯。風颳一個緊接一個地在腳谷裏嘩鳴着。在牠底奔突的腳步之下，軟弱的禾稻完全匍伏着。被吹掉的金粒般的穀實，彷彿是禾稻的眼淚似的紛紛地飄下來，那細小的穀芒針刺着張二婆底臉孔。但她完全沒有感覺地仍然跪在田塍裏，兩手擁抱着一大把已經被吹掉了穀粒的禾稻低低地嗚咽着。

十五

白雲，風颳仍然刮着。在義民區進口處盤據着的那株百年的大榕樹被昨夜的大風吹倒了，好像一條巨蟒似的橫臥在禾田裏。有一條粗大的橫幹直挺挺地豎起來，好像一隻巨大的手爪似的擎撐着那低沉的黃腫的天空。山頂上的松林還在不息地呼嘯着。石子河兩岸的禾田完全被攪亂了，宛如一張給踐踏踏蹋了的黃色海虎絨似的。河岸兩旁的雜樹

呼呼地扭擺着身子，樹葉伴隨着稀疏的雨點滿空飛揚。在波浪似的山徑上，和蜿蜒的田基路上，時不時出現佝僂的人類。他們全身傾前着如像那些拉纜的船夫。他們俯低戴着竹帽的頭來迎擋正面的大風。但風颯却突然從他們底背發襲來，他們給嚇得失魂地急忙扶着那差點便遠遁了的竹帽：這動作是狼狽的，滑稽可笑的。

這一場風颯不但帶給杉寮村的人民以災禍，而且在他們底長久平滯的生活中激起了不可抑止的波瀾。下午四點鐘左右，三十個担米的短伕冒着大風奔回杉寮村來了。黃青葉咬牙切齒地將昨天的事情向大家宣佈出來。

第二天早上，在靜止前的猛烈的風颯中，杉寮村裏的全體客家人和朝州義民不約而同地湧到村外的那間關帝廟來。開頭，這兩種移民互相驚訝着對方的行動，但立刻又完全瞭解他們大家都同樣地被一條災難的線牽連着，現在大家都在同一的精神和意志之下行動。

張二婆和黃青葉夾雜在緩緩地淹去的人流中，好像送殯者似的啞默着；但大家的心

都是悲憤的，都躍躍地等待着某一個時機要和暴風競賽呼喊的。

——我看你李慶材這死鬼頭今天還有什麼話說？張二婆想。——我要你馬上給我一斗米。我死纏着你，要你馬上給！哼，難道你一張嘴有七十二變化麼？……

「丟她媽的辰，張明達逃走了！」

一個驚人的叫喊雷似的滾過低空，把張二婆嚇了一跳。她看見那間三面通三進深的關帝廟好似一隻螃蟹似的浮游在波浪似的人頭上。它底兩扇大開無望地張開，裏面空洞無人，連守衛的鄉衛隊也不見了。無數張饑餓的忍抑着憤恨的臉孔都突然猙獰起來。幾百個喉嚨正在絕望地吼叫着。

青葉扯了扯二婆的衫袖，將下巴湊近她底耳朵，大聲叫：

「對了！他知道自己身上有屎，便連夜逃走了呀！」

張二婆沒感應地眨着眼睛。四周的叫喊聲亂地蕩起來。

「丟他媽的辰，張明達變賣平糶米呀，張明達走私呀！」

「馬上派人追他呀！不要給他逃脫呀！」

龐大錯雜的叫喊漸漸扭結在一起，變成一個單純的巨響，彷彿一條巨大的風柱似的搖盪着空氣，將整座聯合辦公廳都震得抖下抖下的。正當人們底血液都沸騰起來，因為渾身的憤懣無處發洩，只得以惡毒的嘴巴徒然叫囂；人頭的擾攘更加紊繁的時候，從義民的羣隊中，又傳出來陳瑞庭失蹤的消息。

「怎麼，陳大爺也走了麼？」張二婆跳起來驚叫道。她直衝進義民的羣隊裏，好像一隻鬆毛的母雞似的撲來撲去。她底睜圓的眼睛射着瘋癩的綠焰，兩手好像一對蟹鉗似的張開。她一碰見那些義民便抓着來問：

你們的陳瑞庭呢？吓？你們的李慶材呢？吓？他走到那裏去？你說！吓？你說！吓？吓？吓？吓？吓？吓？

她底可怕的固執的「吓吓」，與及那變越來越迫近的毒綠的眼睛，將那個被問的人嚇得掉頭跑開。她心裏又惡又恨，只是無處發洩。她恍惚看見李慶材底可憎恨的臉孔常

常在前後左右顯現；而且都在嘻皮笑臉地向自己說着什麼。她正想撲過去，他又詭譎地縮走了。她好像一匹癩馬似的在人羣中亂闖亂撞。後來在關帝廟左邊的那條小巷口，她碰見了那個寡婦貞姑。

「我底堂表弟呢？吓？」二婆死抓住貞姑底手臂問，一面舉起一隻鈎曲的手指在她底面前威嚇地搖着。「他爲什麼不出來呢，吓？吓？」

「你底堂表弟？……」貞姑吃吃地問。

「李慶材呀！他收了我三塊錢買米錢的呀！」

「他呀，他逃走了！」

「吓？！都走掉了？他有沒有將那些衆人的買米錢留下來呢？……半個銅板都沒有麼？哎喲喲！我要死了！我等他底米等到快要餓死了！我底禾穀又給風吹掉了！哎喲，哎喲，那死鬼頭那裏走了？你說，你說呀！吓？」

她底鬼爪似的手指直戳近貞姑的眼睛。她張開嘴巴，露出口腔裏的紅色的肌肉和牙

颯，好像怪獸似的磨着崩缺的黃牙。貞姑給嚇到面青唇白，兩顆瞳人一時收縮一時擴大。她歇斯的里地尖叫一聲，兩手推開二婆，便掩面狂奔。

張二婆顛躓了一下，又猛然站住；而且好像一個石人似的站了許久許久。後來，她突然大踏步走起來，好像一個摸索者似的將兩手向前平伸，撐開那些障礙着她底去路的人羣。——這動作是呆木的，沒靈魂的。

她離開密擠的人羣和重疊的聲浪，一個人在荒涼的田基路上急急地走着。她底兩手仍然微微伸出，彷彿要用兩掌來擋禦那迎面吹來的大風似的。她底花斑斑的頭髮向腦後拂揚。眼睛是驚喪的，死定的，沒感覺地讓淚水浸蝕着。她底癱陷的嘴巴鬆弛地張開，「唉嚶唉嚶」的低叫着；她底這樣可怕的神態，配合着她底顛躓的脚步和這早晨的蒼涼的飛沙走石的場景，使她越發像一隻遊行於荒野中的披髮的女鬼。她底眼睛裏的一切都是旋轉的，鐵邊的。田基路兩旁的金黃的嬌貴的禾稻，給暴風吹打得東倒西歪。被吹掉的穀粒沙沙地發響。她突然用衫袖掩着面，瑟瑟地笑着，發瘋似地奔回張氏宗祠去。

十六

風扇已經完全停止了。金紅色的太陽在高空炫耀着，以千百萬條輻射的光綫賜給大地以光和熱，使一切都感到自己內在底熱騰騰的生命的強力。錯雜的峯巒，在晴明的天氣下好像一望無際的海浪似地拋擲着。釋迦涼的主峯遠遠地雄踞在西方，顯得這麼玲瓏淨凸。牠彷彿一個道貌岸然的仙人下視着受劫的蒼生似地遙瞰着慘淡苦難的杉寮村。脚谷裏到處飄逸着夏季的正常的涼爽的正風。牠絲絲地流蕩着，彷彿正在溫情地讚美着自己底生命的復甦。箭豬崗上的松林傲然地肅穆地向天邊瞭望。牠們底蓬鬆的綠髮浸沐在金色的陽光裏。山嶺上有許多採樵的女人。她們底淡紅色的頭帕點綴在綠叢中宛如一些會移動的野花。石子河邊的雜木林寧靜地站着，垂吊着被吹折的好像斷臂似的枝幹。牠們非常無聊似的，互相隔着河岸以葉片來玩弄那飄渺的南風耍戲。廣闊的禾田和一層

一層的梯田完全袒裸着，那些割剩的禾莖好像稀疏的汗毛似的；牠這麼安詳地仰賴着，
溫暖的太陽替牠沖洗粗褐的胸脯。

田野上多麼鬧熱啊！到處流動着忙碌地耕作着的人類。在他們手裏揮舞的鋤頭或五齒耙閃爍着炫目的白光。人們底驅使耕牛的叱喝聲混合着一切勞動的叫聲和得意的哈哈笑聲，變成一片擾攘的高興的噪音。被煽惑的小孩子在田基上奔忙着，有些挽着一個竹筐在田裏檢拾穀粒；有些却一個人管着四五條大水牛在草堆或樹蔭處憩息。他們用新鮮的禾草餵飽了牛羣，而且好心地替牠們搓擦着被木輓壓磨到又紅又腫的頸皮。許多耕牛在田裏低沉地喘息着。牠們彷彿也傳染了人類底跋扈和不羈的戾氣似的，側着頭，窺見主人把三角犁插進田泥裏，便瘋馬似地發腳直奔，把後面的主人拖得跌跌撞撞的。他氣得跳起來大聲叱喝着，拼命抽那牛鼻繩子。女人們猛力地掘鋤着，每一下都是沉重的，吃力的；但每一顆心都是熱烈的，緊張的。她們底饑餓的眼睛閃耀着快活的鮮明的火花，將凡是映進眼來的土地都幻變成一種光彩的罕見的奇蹟。

在張氏宗祠面前不遠的一塊泥田裏，黃青葉抱着興奮的感激的情緒和三四個婦人家合力耕作着。她們跨開脚步，一字兒地排開，大家同時舉起鋤頭掘下去。青葉從心底裏升起一種朦朧的慰藉和隱祕的喜悅。她親切地愉快地感覺着幾個同伴們底內心的誠摯的跳躍與及她們底因沉重的勞動而發出來的熱烈的喘息。

她決定將田泥分做一行一行的長例，實行改種蕃薯芋頭，不再種禾稻了。開頭，她不敢將這個計劃告訴別人，後來她發覺全村的人差不多都將自己的禾田改做蕃薯田了，便不禁驚奇起來。她放下鋤頭，站着喘氣，用闊大的衫袖揩抹額上的臭汗。她看見右邊一塊三角形的泥田裏，老農民晉叔在正叱喝着。頭初下田的小黃牛，教牠拖着那梳齒形的大鐵耙弄碎田裏的泥塊。

「阿晉叔！晚造你種什麼東西呀？」青葉試探地問他。

「當然種蕃薯啦！還種禾這麼笨麼！丟她辰，刮一風場便完了。種蕃薯，一個晚造並有兩次收成啦！」晉叔只願興奮地說話，不提防那頭黃牛仔却走歪了路。他發覺了便

大聲吶喊道：「噯！噯！去你的屁腦！你怎麼跑的？你要死麼？快滾！」

「那處，你用什麼來交晚造租呢？人家要收穀租呵！」

「我管他！……晉叔大發吼。……人都快要餓死了；他唔論收租，我可沒命交租呢！」

「噯！噯！……大理良心說，做牛做馬的也得餵飽的吃呵！」
「噯！噯！……你想跑到那裏去？噯！噯！我去！……阿洪娘你也是種蕃薯的？……噯！」

「你瞞吧！」青葉指了指面前的已經分好的一列一列的泥土說：「種蕃薯好呀！能夠實實在在落過自己底肚子呀！而且這些下賤東西，日本鬼也不買呢！不是有人說過麼，日本鬼的騾馬都要吃上好的黃豆和穀麥呢！」

晉叔沒有瞞她。他只感嘆令那頭小黃牛。那小畜牲顯然是野性未馴的，牠還沒有懂得世故，還未甘俯服於人類底權威。牠彷彿故意要和這位老主人搗蛋似的。牠固執地斜走着，而且騾作劇地全身傾側着，使主人無法將那沉重的大鐵繩全部安插在泥土裏。晉叔給氣得頭暈跳，把牠當做頑徒似的呼喝着，鞭打着。

「牠作死了！牠作此了！」他無可奈何地回頭對青葉說。「前天我將我底五歲的大水牛買了；將一半的錢買回這頭小黃牛。唉，我教過七八條牛耕田，却沒有見過像牠這樣橫蠻的。——哦，你沒有牛用麼？明天我借給你！牠快學會了，不過野性一點就是。像你現在耕着的這樣一塊田，用我這頭黃牛仔來耕，最多半個鐘頭便可以翻好啦！」

十七

田野上是這麼熱鬧。但在住宅區是荒涼的，死寂的。有幾間黃泥屋倒塌了，一些杉木從廢墟中橫伸出來。掛在正樑上的紅布好像小旗似的寂寞地飄揚着。有許多家屋的瓦蓋被大風掀開，露出肋骨似的杉桁梁，燦爛的陽光正在翻着那些破洞而灑進屋裏去。有七八條狗繞到癱軟的黑狗橫輪在家屋的門口和石上，當行人踏過牠們的時候也不顧站起來。牠們底喉嚨和腳聲發展到極度，風裏一匹狗入羣尋什麼地方拉屎；一匹到附近的

廟坑門的響聲，他們便同時跳起來，一齊奔過去爭屎吃，甚至搶括糞屎的人底罵聲。

街道上靜悄悄的，四周都闕寂無聲。全村的人都出去田野參加這次空前的烏穉的耕作；只有張二婆和她底孫子阿明留在張氏宗祠裏。阿明全身橫躺在大天井裏，無休止地沙啞地哭着。他底眼睛凹陷無光，胸部的肋骨完全顯露，瘦薄的肚子微微地起伏着。

「阿媽呀，我要蕃薯呀！阿媽呀，我要蕃薯呀！……」他這麼無休止地重複地哭叫着，一句話，漸漸便連字音也叫不清楚了，變成一種單調的含糊的「呀呀」的哭叫。有時他叫到疲倦了，便不自覺地停了口，兩顆眼珠子呆地隨着天空，而且無意識地舐吮着自己底鹹臭的手指玩兒。但當他一發覺自己停了口的時候，便覺得這麼寂寞無望，於是又「呀呀」地哭起來。

張二婆呆坐在正廳的石級上，一聲不響地看着阿明在地上哭叫。在她底眼睛裏，這個並不是她底可愛的明帖，而是從前在義民區裏見到的那個從淪陷了的海陽城裏逃出來

的可怕的孩子。她底神經已經錯雜失常，眼睛的燐光始終沒有暗熄。她底癱陷的嘴巴整天顫動着，老是吟吟自語，好像整天都在跟人家理論着什麼似的。她實在只有一個軀壳在這個現實的環境中活動，因為她底心神已經完全陷在另一個可怕的鬼域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彷彿是曾經存在過的，其中生活着主任陳瑞庭，鄉長張明達，兒子張大洪，富農朱善餘，表侄李慶材，和那兩個兇神惡薩似的日本鬼與及那頭純黃的四歲的公牛。這些人物都是她所熟識的，而且恍惚覺得自己和他們之間還保持着原有的關係和牽繫。他們有時成羣地顯現在她底眼前，有時却個別的走進她底心裏。她生活在那些離奇怪誕的片段的場景中，她常常朦朧地覺得自己在義民區裏和李慶材說着話，自己明明將三塊錢塞進他底口袋裏……但轉眼間，又恍惚站在稻田上，看着禾稻發狂地搖擺着……她大聲叫喊……但不知怎麼一來，自己的叫喊突然變成了風颳的轟鳴，撼擊着自己底腦筋。

她發起瘋來的時候便亂跳亂叫，兩顆圓珠閃着綠火。她一時披頭散髮地伏在地上，一邊哭叫，一邊用腦袋猛撞在地上；一時却脫光了衣服，橫躺在街上；如果有誰走近去

看她，她便突然跳起來，追着那個人叫陳大爺或日本鬼。

現在，她呆呆地站起來，定眼看着前廳牆角的那個穀磨。許久許久，在她底綠色的眼睛裏，便幻像出那頭四歲的純黃的公牛來。她帶着磔磔的怪笑，以一種虔誠的腳步走近牠，在距離三四尺遠的地方，便突然張開兩手，一隻老鷹似的向牠直撲下去。她一手握着那穀磨的搖手，親切得好像握着那黃牛底頭角似的。她殺豬似的尖叫着，破鑼似的號哭着。

但四周是這麼寂靜，沒有人聽到張二婆底瘋狂的喊聲和阿明底饑餓的哭聲。

一九四〇、八、一、開始於嶺東黃沙田

一九四一、二、八、完成於桂林施家園

後記

這本書終於和讀者見面了，雖然牠有過多次不幸的遭遇。作為個人對於這個大時代的這點微末的貢獻，我是十分高興的。但有時也不免升起一種無端附驥然之感；因為牠總使我對那樣荒僻的山村和那樣瘴味的人民底深切的懷戀，以及當我帶着這本書的草稿時過着那段差不多兩年的又孤寒又沉鬱的生活底回憶。

我寫的是一九四〇年春夏間潮汕山村裏人民的生活底情狀。那時「一塊錢買五六兩白米，二毫錢買一盒火柴，當地人民已經叫苦連天，許多人吃着苦澀無味的『黃狗頭』；遠處被劫的朋友們還把這個消息當做奇聞，連字也只發出半信半疑的嘆嘆。誰料事隔三年，現在竟輪到我們被方的人民吃着四百多塊錢一担的白米，買着「一塊五毫錢一盒的火柴」；雖然我還沒有見過在鄰右省的人吃「黃狗頭」，或「觀音泥」；也不能確切地推

斷出這遙遠的山村裏的人民現在底生活現象。但最少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即使我幻想着這本書竟能落到那些酸味的山底底手裏，讀者由別人向他們朗誦出來，與由蘇琳朗讀到他們底煩厭的囁嚅。

二 讀過去幹什麼？從前比現在好得多嗎？

但這不過是幻想罷了。他們不會見到這本書的。我說的這幻想並不是誇張之詞。書裏多少進步的科學發明，好些人類的美好生活底實現，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都是幻想。蘇琳說：「在抗戰時候，那些酸味的人民底生活才好起來呢？什麼時候，他們才看得懂我底作語呢？蘇琳說：「蘇琳說：「蘇琳說：」聽衆們熱烈地包圍着他，迫問他書中的這些公格要麼？聽衆們中的哪一個？」然而，這是一個蘇琳作家才有的腦氣；對於我，也不過是幻想和奢望罷了。

所以，我與希望那些最實際最普及的事情。他使大後方的讀者們，和一部份在戰地工作的青年同志們，在讀過這本書之後，竟會被牠底些微的力量所激勵，從而對他們自

已底現實生活，同時對那樣荒僻的山村和蒙昧的人民開始加以少許注意的話，這在我已經是最大的滿足了。

這本書從連載到出單行本，都得艾蕪先生底熱誠的幫助。他對於這本書的懇摯的愛護，和給予我的無言的鼓勵，我是永不會忘記的。

易羣一九四三，三，十七，於桂林。

大嶽文叢

艾蕪

愛

創作短篇小說集

王西彥

海底呼嘯

創作短篇小說集

易鞏

杉寮村

創作中篇小說

吳天

四姊妹

戲劇集

杉 寮 村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月初版

每冊定價八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著 者：易 羣

發行者：願 軼 倫

發行所：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中北路西一里二號

50

#87-
602217

1916

裝幀：曹筠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五七七號

州 務
局 書 健 康